

廿五年九月一日

本刊已依法呈請內政部中宣部登記

時代青年

胡適題

時代青年社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時代青年社編輯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時代青年創刊號目錄

封內題字郭紹虞先生

時代現象

過渡時期

危機

關於會政制度

國故學上的「京派」和「海派」

研究·批評·介紹

意亞問題的回顧

洛加諾公約之締訂與毀棄

科學的新史學

齊魯方言考

關於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

近代挪威瑞典文學的動向

文藝

分家(小說)

復活節的夜(小說)

我們的手(散文)

獄中(詩)

醉人(詩)

悼(詩)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的朋友們

別

「開夜車」

社中談座

明 瑜

顧 警 民

郭 松

屈 萬 里

嚴 微 青

梁 仁 甫

子 常

仁 甫 譯

李 達 人

余 修

張 溥 東

李 魯 人

孫 鎮 南

陳 雋

水 源

人物月刊創刊號要目

人物標準

楊開道

關於人才問

潘光旦

項羽評傳

楊開道

摩西

李榮芳

蘭括括自白

吳 宓

黑格爾

高名凱

俾斯麥評傳

周逸譯

維多利亞女王

慧卿女士譯

胡適著四十自述(書評)

戴 莊

主 編 楊開道

總發行所

北平民社(北平前外

楊梅竹斜街)

定 價 大洋二角

时代青年

目 錄

1

時代青年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封內題字郭紹虞先生

時代現象

顧全大局	……	警	民(一)
消滅內戰	……	子	云(二)
弱小民族與自殺	……	奇	奇(二)
走私問題	……	杜	杜(三)
論大學生的失業	……	甫	甫(三)
研究·批評·介紹			
行將壽終正寢的國際聯盟	……	明	繪(五)
論日本對華外交	……	徐	作霖(九)
齊長城起原考	……	西	山(一二)

目 錄

9

文

藝

我對於牛津大學的認識	曹子欣譯(一五)
哲學不是玄妙的	高名凱(二三)
韓愈評傳	王錫昌(二七)
詩關雎中的「鳩」和女人	張延譽(三六)
玲瓏(小說)	子 常(三九)
情癡(小說)	蝸牛譯(四三)
星洲的風(散文)	張 鈞(四七)
無題(詩)	余 修(四五)
記別(詩)	李魯人(五六)
夜(詩)	沈 和(五七)
青年生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二	梁仁甫(五八)
生活片段	宋梅占(五九)
孤獨	王洪濤(六四)

時 代 現 象

顧全大局

警民

近來外報突載有兩廣高揚抗日旗幟，實行進兵湘南的消息，真是駭人聽聞。此事雖經最高負責當局的否認，但群情仍深惶惑，總覺事出有因。

中國現在表面上講是統一的，實則尚未名盡符實，有的地方還是不能絕對內向，時予人以造謠的機會，馴致視聽淆亂，人心不安，這的確是事實，也是使吾們非常遺憾的事情。

中華民族素來缺乏團體的訓練和守紀律的精神，多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愚而好自用的。國家遇有事情發生，總是基於個人之利害，互相爭執，彼此責難，動輒用武，求其在國

家民族之前提下，顧全大局的，簡直是鳳毛麟角。過去二十餘年來之政治的紛擾，社會的紊亂以及經濟的不能

自存而頻於破產，主要原因，未始不肇基於此。我們承認中國現在固不乏不唱高調，實事求是，任勞任怨，埋頭苦幹的人，然而專事規避責任，吹毛求疵，滿口的救亡圖存，精誠團結，一心的自私自利而別有企圖的也大有人在。

國家演變到目前的這個局面，可謂達到最嚴重的階段，民族的生存和延續，都已成了問題。嚴格的說，政府不爭氣，未盡到牠的神聖的任務，

當然得負責任；人民對之表示失望，亦情理所難免。可是許多老算舊賬，不知反求諸己，以圖自救，反而利用時機，冀圖達到某種希求的份子，又怎能辭其咎？

值茲國家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之際，國人宜知所警惕，時勢不容吾們一錯再錯了，為國家造出路，為民族求生存，才是吾們大家當前的責任。個人的恩怨，絕對不應當提在話下，自殺的內戰，尤其要戒絕，最要緊的是大家顧全大局。

消滅內戰

(二五)

最近使國人焦灼的問題，是西南的出兵入湘。真的，華北問題嚴重的今日，誰也不願再有內戰的發生。

無論何人假借任何名義，而行內戰之實者，我們都堅決反對。但中央近幾年來的勵精圖治，與夫西南所倡的口號，其目標都完全一致：現在竟發生不治者，亦不過是方法上的不同，所以盡可有商量的餘地，而不必見

弱小民族與自殺

很明顯的事實暴露在我們的眼前了。弱小民族的悲哀呼聲，終被各色帝國主義者的怒吼吞噬而去了。

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幾度流血的殘劇，是誰在後台捉弄的把戲？利用種族不同的弱小民族的相互鬥爭，藉以消滅弱小民族的反抗運

諸干戈。

全國民衆感到外患的危岌，一致反對內戰。而國內現在仍呈分裂狀態者，亦是爲了外患之故。大家如果都能犧牲成見，槍口一致對外，則戰線立時即可統一。所以只有目前所應該討論的是對外問題，惟有對外，才能消滅一切內戰。

子奇

動，手段的毒辣，真令人不寒而慄！同爲國際聯盟會員國之一的亞比西尼亞，又爲什麼被同等會員國併吞了以

走私問題

(杜)

走私的範圍一天天地擴大起來，華北已經蔓延到華南。今日的華北

後，國聯反啞然不作聲？公理究竟在那裏？神聖的條約，早被帝國主義者拋棄在字紙窠裏去了！

「天助自助者」，永久是句有價值的格言。我們絕不應當夢想外力的援助就忘掉了自己！我們要認清楚，一隻弱小的羔羊，依賴凶狼固然有性命的危險，同樣依賴俄虎，也沒有活的希望。

不過，最痛心的事情，是在這凶狼餓虎視眈眈的時候兄弟鬩于牆，而自己先行自殺！徒教敵人快意。看到弱小民族的悲哀，看到帝國主義者的凶殘；我們祇有流出血淚，向南天呼號：放棄同室操戈的意氣之爭吧！毀滅即在眼前何必先行自殺！

事實上已成爲日本的獨佔品，英美諸國雖不甘心，但因爲他們在華北的商

業所受的影響尚輕，故對於這個問題並不積極反抗。然而走私一到華南，情形便不同了，因為這足予他們在華商業以致命創傷，他們當然不會仍以漠然態度視之。李滋羅斯之赴東京，其真正目的即是爲此。

但我們要注意的：英國決不肯，也不能給我們解決這個走私問題，他是要與日本妥協，希望走私不要侵入華南，影響到他的商業，就爲滿足。

論大學生的失業

在處處落後的中國，大學生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倒凌駕乎其他國家以上。如果祇從若干萬人口中僅佔有一個大學生的比例上來觀察的話，說大學生會失業，真難令人置信。

可是事實放在眼前：

據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度的全國失業大學生的統計數——工農管理各

至於華北方面，他寧願犧牲了商業上的利益，而不置一辭。

走私問題的嚴重是決不容忽視，這是敵人侵略我們的一個最新鮮最毒辣的方法。延長下去，敵人可不費一兵一彈，便吮盡了我們的血液。

中華民族的時代青年，還夢想着它國來替我們解決這個問題麼？現在只有自己起來，才有辦法。

(甫)

科人數共二千餘人，文法商失業人數共約六千餘人，總計九千六百餘人——真夠令人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了。

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職業，被閒散而成爲高等流氓，這種現象是國家前途之福嗎？對國家造就人才的本意難道不違背嗎？這種現象能夠表示一個國家政治組織的

健全嗎？

我們也不否認有所謂現行考試制度，藉以選拔優良，爲國服務；可是考試制度實行到了而今，大學生的失業問題解決了嗎？退一步說，失業人數減少了嗎？事實的回答是否定的。

除去考試制度，另外又有所謂工作諮詢處的組織。我們更懷疑，如果諮詢處真能夠解決大學生的失業的話，爲什麼一九三四年的職業同盟，和現在北平發起的服務運動大同盟，又會產生？口惠而實不至的制度，是永久不能解決問題的；大學生的失業問題，絕對不是用精神的安慰可以解決的。

目前整個民族到了這樣一個嚴重的關頭，一般青年在學校所受的激刺，已經夠苦悶的了。今年全國五千餘畢業大學生，又要大部份遭到失業的痛苦，這樣繼續下去，國家前途真有

不堪設想之虞！

最近教部爲救濟失業大學生，舉

辦暑期訓練班，並設法安置。我們謹
馨香默祝，這次的救濟大學生失業，

要口惠而實亦至。

(甫)

南美哥倫比亞建議設立美洲國聯

南美洲哥倫比亞共和國，近向汎美洲和平會議之籌備委員會提出建議，主張設立美洲國聯，而以與現行國聯盟約相類似之公約爲基礎。此項公約，包含十要點如下：(一)美洲各國所處地位，一律平等。(二)廢止戰爭。(三)侵略國之定義及制裁辦法。(四)凡用武力略取之土地，不承認其爲侵略國所有。(五)美洲國聯，每年舉行太會一次。(六)美洲國聯，應與日內瓦國聯互相合作。(七)美洲各國間一切糾紛，應由美洲國聯予以解決。(八)廢止現行國聯盟約第二十一條關於承認門羅主義之條款。(按現行國聯盟約第二十一條之原文，曰：國聯契約，如公斷條約，區域協商，如門羅主義之類，均屬維持和平，不得視爲與本盟約任何規定有所抵觸。)(九)日內瓦國聯行政院，美洲各國所佔理事席數，應予以增加。(十)代表美洲各國出席日內瓦國聯行政院之理事國，應由美洲國聯推選之。

研究批評介紹

行將壽終正寢的國際聯盟

明 綸

光陰荏苒，似轉瞬間，國聯誕生，十七年於茲矣！先天本即不足，生後又受了許多的摧殘，至今雖尚未壽終正寢，然時時有天亡的危險。默麥爾 (Mentel) 的前途如何？巴爾幹 (Balkans) 的糾紛，將怎樣解決？波蘭廊 (Polish Corridor) 的將來如何？奧大利 (Austria) 問題，奧匈重整軍備問題，東歐各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委任治理地問題，這些問題全是急待解決，而不易解決的問題。最近所發生的義亞戰爭，及德法糾紛，使英法二國——國聯的保護人——衝突矛盾，尤為其致命的打擊！

大戰結束以後，總統威爾遜駕臨歐陸，當時一般人對他的熱烈，就好象似歡迎耶穌下降一樣。當他提議組織「國際聯盟」的時候，他的呼聲，在一般人聽起來，如同摩西 (Moses) 在賽奈 (Sinai) 的演說一般。但這種熱望，由動搖，失望，終於完全幻滅。威爾遜的提議，完全被參議院否決，並拒絕為國聯會員國之一，國聯雖幸未流產，但不能不說這不是美中的不足。鮑爾溫常常的發表言論，謂：「國聯」自誕生以來，因為沒有美國的參加，就不健全；並且希望以後有一天，美國能以加入合作。但這種希望，除非「國聯」真有實力去制裁侵略的國家，能夠脫離過去的一切桎梏，真正能夠實現其原來的宗旨，能以適應現在這個劇變的世界，恐怕很難成為事實，結果希望只是希望而已。

美國拒絕加入國聯的原因，表面上，是由於華盛頓的「避免一切的纏結聯盟」傳統政策。(avoid entangling alliance) 但骨子裡，總不是這樣簡單，尚有其他動機。她認為「國聯」已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完全成了凡爾賽和約的保證工具，

建築在不公平，不平等之基礎上的。戰後各國領土的分配，不但是與經濟的事實相衝突，而且也違背了民族主義。和約條款中，對於戰敗國統治權的限制，及種種的要求，也很忽略而且無理。這些地方，都不能使和平可以長期的維持下去。美國的政治家，感謝上帝，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與歐陸分離，對於多事的大陸特別看的清晰。並不像歐洲的政治家，利令智昏，製造戰爭的危機。

慕索里尼的對於阿比西尼亞，在一般英國人的眼中，無疑的是罪惡昭彰，很明顯的是種侵略行爲，——國聯會員對於其他會員的侵略。無論他以什麼巧言花語去解釋，他總是一個盟約的破壞者。這種行動，與希特拉的毀棄洛迦諾條約，進兵萊茵的性質，完全不同。德國並未侵略別國的領土。她雖然破壞了條約，但他並未像慕索里尼一樣，利用最慘忍的手段，去毀滅其盟弟——而且是最弱的一位。英國因本國的利益，所以總希望，法國積極的幫助她去制裁意大利。但她這種高調，法國的答覆是：「沒有一個法國兵，肯替阿比西尼亞去打意大利。」

洛迦諾條約實實在在的可說是國聯盟約及凡爾賽和約的附加物。法國無論如何，是堅決的反對修改凡爾賽和約的。她唯一的政策是反德。在東部的國界，任何的變遷，都可使舊事重提，引起無限的糾紛。但除非法國及其他各邦，承認修改已成的條約，使與劇變的世界相適應，有力的「國聯」是不會誕生的。因為條約的締結，只可適用於一時，但環境一變，則不適宜。

法國雖然是「國聯」有力會員之一，但她僅以「國聯」爲一種工具。她不但沒有誠意去實現代表公理的真正「國際聯盟」；而且也不積極的造成一個和平的光榮世界。自從希特拉進兵萊茵以後，在精神上，與從前還是完全一致。她可以全國的力量去維持「國聯」；但前題是「國聯」必須得反德意志。她希望撤消制裁意大利的熱誠，與懲戒德國的心情是一樣的。與英國是恰相衝突。

這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如果當年的拿破崙建設法帝國的東部限界，展到萊茵河的東岸以外，並且使萊茵的西部完全歸於法國；或者，威爾遜及魯意佐治 (Lloyd George) 允許了福煦在萊茵河的西岸建設防地的計劃；或者法國既決不

允許德國與她有平等的權利，在三年之前，當波蘭很誠心與她合作的時候，應當與德國作一次預防戰。如果拋開了國際間的道德觀念，用任何以上所述的一種手段，都可制止德法間現在所生的糾紛。德國要求國際地位平等，而法國又怕德國復仇。以現在這種局面觀察，假設法國，沒有勇氣與德宣戰，無論怎樣的運用國際公法，既成條約，去找根據，去求解決，怎樣的合法，合理，恐怕與既成的事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至於義亞問題，更是國聯的致命的悲哀。自去年十月三日，兩國宣戰，至本年五月，亞國已至武力抵抗最後的時期。二日，亞皇塞拉西一世出走。九日，義國政府正式宣布，將亞國併入義國版圖，而為國王愛麥虞三世上亞比西尼亞皇帝尊號，並任命拔道為亞比西尼亞總督。從此，義亞問題為之一變，由東非戰場，移至國聯行政院；由武力的鬥爭，轉變為政治的談判。

但國聯行政院，將怎樣的處置義亞糾紛，倒是一般人的苦悶，而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十一日行政院會議，對於義亞問題的討論，有以下的決議：

行政院，依其本身職責檢討義亞紛爭案後，不得不回溯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關於此案所成之結論，及所通過之決議。本院意見，認為各理事國，對於因義政府最近之嚴重行為，而致成之事態，加以致慮。以前尚須經過相當時日，因是本院決定於六月十五日再行討論此案，且認為在此期間對於國聯會員國共同議決之辦法，不宜有所更張。

按照國聯盟約第三條第三項與第四條第五項的規定，國聯行政院與國聯大會同一得處理屬於聯盟舉動範圍以內，或關係世界和平之任何問題。又第十二條規定：「聯盟盟員國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義務而進行開戰者，則據此事實，應當視為對於所有聯盟之其他盟員有戰爭行為。其他各盟員即擔任立刻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由這幾條的規定看來，行政院與大會的權利相等，可以處置義亞問題。今竟捨此不談，實行延緩政策，就充分的表示國聯的無力。在義亞戰爭初爆發時，也曾規定意大利為侵略國，而先實行經濟制裁，但結果因各國的利害衝突

亦毫無成績。

奧匈二國本爲意之與國，對於經濟制裁，根本的就表示反對。法國聯意抗德政策，雖然表面爲應付英國的面子，贊成對義制裁，實際上是陽奉而陰違。英國對意，其初本較積極，但現在已成事實，所以與意也有妥協的趨勢。聯盟以外的美國，則仍保持其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日本乘機侵略中國，德國則撕毀洛迦諾進兵萊茵區域。在這種情形之下，國聯無論怎樣的拖延，對於義亞問題不會有公平的解決，是人人皆可料到的事。不過要認清的，這不僅關係亞國一國的前途，而是國聯存亡的問題，整個世界和平的悲哀。

二十世紀各國的鬥爭，大概可分爲以下四類：第一爲各帝國主義間的衝突；第二爲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第三是工業先進國家中的勞資階級鬥爭；第四則爲各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在這種混亂的世界裡，若製造成真正代表公理的國際聯盟，直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就是誕生了有名無實的聯盟，也成了強者壓迫弱者的工具。現在慕索里尼公然宣布滅亡阿比西尼亞是擔起白人的担子（White man's burden）希特拉志高氣揚的要求重新分配世界各處的殖民地。整個的世界又恢復了大戰以前的形勢。在現代的中國青年，在這個劇變的世界裡，第一步我們應當先團結我們自己。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政府的依賴國聯政策，頗受一般人的責難。其實問題很簡單，像我們這種組織鬆懈，缺乏自衛能力的國家，除了哭訴國聯以外，還有什麼妙計，過去的可以讓牠過去，不必作些悲痛的回憶，最傷心的是，九一八發生，瞬已五載，不但收復失地，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而華北五省，也眼看着要變成第二東北。走私問題，又致我們政府的死命而有餘。中日前途，只是「戰」或「降」二者擇一，至於什麼調整，睦鄰，親善，提攜，共存共榮，這也不過祇是些好聽的名詞罷了。

〔註〕對於義亞問題英法二國之矛盾，及洛加諾條約之毀棄請參閱本刊創刊號拙著「義亞問題的回顧」，及顧警民先生之「洛加諾條約之締訂與毀棄」兩文。

作者附誌

論日本對華外交

徐作霖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對華種種關係的演變，幾乎全都反映於外交政策之上的。日俄戰前，日本所謂親俄派親英派之別，終因她和俄國在中國有權利上的衝衝，桂太郎井上馨等遂完成倫敦的携手，那時的目的，是在佈置國際陣容，預備併吞朝鮮和侵略東三省的。日俄戰后，英日一再締盟，日方的處心，不外藉不列顛的聲威，用「防俄」「抗美」的策略，盡量擴展勢力於我國，造成特殊勢力範圍的。

從歐戰後到「九一八」之前，英日還能維持這一貫的關係，就是說日本那時還沒有獨吞中國的力量和野心，只望和英國平分春色而已。滿州事變以後，日本乘世界經濟高度的不景氣中，和英美忙於內政而無力顧及遠東的時候，她改變了她的外交政策，由國際協調，而蛻化為東亞獨霸的企圖了。退出國聯，天羽聲明，和今年的退出海縮會議，都是這個轉變的具體表現。這不要說就是日本要獨吞中國，要實行她的大陸政策，協調主義是不合事實上的要求的。如侵進華北，首先要打倒英國在此地的權利，要是還談什麼舊日盟誼，那反變成她行動上的桎梏，那是不成的。所以我們可說：日本近百年來的外交史，簡直是一部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記載。

日本對華外交，有兩個不同的派別，一個是緩和派，對中國是笑裡藏刀的；另一個是激進派，對中國主張「吞炸彈」的。前者是以財閥為背景的外務省底正規外交，經濟侵略為重要的對象；後者是以軍部為大本營的二元外交，大刀闊斧的政治兼併為最大的目標。我們知道日本財閥的經濟力，是可以支配議會的動向，政黨，重臣，官僚等，不少是三井三井的代理人，政府的外交策略，當然是以他們的利益為依歸，這些大資本家的中國觀，一方面也是要兼併中國土地，藉此取得資原和各種投資，一方面又存在着矛盾，怕政治的侵略方式，一則苟引起中國人的反感，發生排貨一類事件，影響他們的買賣，如出中內閣之「五三」慘案，頗遭當時譁議，而終於倒閣；一則不合經濟榨取的條件，單純的為政治軍事

上的目的，如現在的滿州投資，資本家苦無利潤，不願與政府合作。

大資本家要同時達到這兩種目的，那唯有新開途徑，而軍部的強硬主張，亦因需要企業家的合作，不得不稍有遷就，於是在外交上反映出來，就來這一套「中日親善」「中日提携」「共存共榮」的新烟幕了。不過，日本的議會政治，自五，一五事變后，已失却代議政治的靈魂，軍部的魄力，已使什麼樣的內閣，聽命於寶刀之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實際上非得軍部的同意不可，（甚至外相非軍部同意亦難登台），對華外交的進行，土肥原氏的鋒芒，比日本駐華大使，威武何止十倍。所以在整個上說，激進派外交的勢力，已取緩和派之地位而代之，對華的侵略，是一步更進一步了。

現在把「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對華外交演變的經過，作一簡單敘述，在事實中，不難找到一個強硬化的綫索。

（1）幣原外交：緩和派，主張中日直接交涉，排斥第三國干與中日事件，但結果是內遭軍部之反對，外受國際的非難，被迫辭職。

（2）犬養芳華外交：緩和的激進派，主使組織傀儡，引起上海戰爭，態度較幣原強硬，可是還不厭軍部之望，而犬養竟以狙擊而死。

（3）內田外交：激進派，他標榜的是焦土外交，承認偽滿，侵略華北，退出國聯，造成塘沽協定，是對華外交最強硬的一個。後因遭國內財閥的攻擊，外遇英美的厭惡，不得以引退。

（4）廣田外交：激進的緩和派，表面上大唱其中日親善，實際是侵佔中國最有計劃的一個人。何梅協定，（？）華北冀東的傀儡組織，都是在「提携」「親善」中造成的。

（5）有田外交：大部分承受廣田的外交政策，不過比較以前，更為圓滑，更得強化，殺人不見血罷了。

由此事實，可知日本從幣原以後的對華外交，日趨強硬，其一貫方針，其最終目的，不問可知，所以現在日本這樣的重壓我國，自然是歷史的歸納的結果。

×

×

×

×

×

當日本積極在華北擴展時，就引起國際間密切的注意，英國首先感到不安，由旁觀而跳起來干涉。李滋羅斯首次與日本妥協未成，而變為實力上的抵禦，尤其是幫助中國改革幣制，使中國幣制跌入英鎊的集團，（中國幣制今又有變動，又常別論）予日本對華貿易以很大的影響。美國也鑒於日本要闖起中國市場，隨着亦起來反對，羅斯福和畢德門的先後演說，這無異是華盛頓向東京的示威或警告。同時，蘇聯也已完成遠東國防，預備對野心者迎頭痛擊。日本在這樣的孤立之下，軍部對華的強幹外交，不免有所顧忌。到了這時候，日本的對華外交，要仍能貫徹其強硬主張下，而同時不遭國際間的反響，於是八面玲瓏的廣田就登台了。

廣田是外交界出身，熟悉國際情勢，遂高唱國際協調，和中日親善，一則避免和英美的直接衝突，以藝術掩世人耳目，一則免除中國人感情上的仇視，以親善而行侵略之實，這不僅是糜那些「少壯軍人」之夙望，而財關於對華貿易的好轉上，也表示萬分滿意的。但是廣田的對華外交，其處心和手段的毒辣與巧妙，却遠非以前的所可比擬。他所標榜的「三原則」，伸縮性是無窮之大，也就是說對華侵略的彈性，在什麼地步都可以應用，要是中國政府承認的話，國家民族的生存，就完全斷送了！

二，二六政變後，廣田出而組閣，原任駐華大使有田氏調升外長，這自然是他為軍部對華強硬外交的標準人物。此次政變，對華外交，又進一步強化，把空泛的「三原則」，來一一具體化了。最近華北的增兵，和與冀察政委會簽訂的「防共協定」(?)，只是應用了一點。

現在日本一方面維持偽冀東政府，以政治來牽制冀察政委會，傾向中央，另一方面妨礙中國緝私，以經濟來恐嚇南京政府的財政，不擇手段，誘惑我國承認「三原則」。最近日政府三相會議，討論對華方針，其最大的目的，就是使華北實際和表面上完全脫離中央，和進一步的侵略。我們等川樾大使來華後的行動，就可以明白了！

六年來歷史的教訓，日本對華外交，是愈來愈硬，愈硬愈巧，而我政府的對策，只是簽訂了幾個應付的協定，沒有任何的收穫。讀斯文者，將作何感？

齊長城起原考

西山

按齊有長城，備詳古史。國策策張儀說秦王曰：「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燕策蘇代說燕王曰：「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可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條，亦云：「有長城，東至海」。其他各書，亦多言及，未能備徵。作者於去年暑假期間，曾撰成齊長城考，刊於大公報史地週刊四十九期，於建置年代及經行道里，略加考訂。其後復得新史料數條，可以補已往論說之所未及，然以忙於課業，未暇整理，茲因時代青年編者索稿，遂復更訂舊文，摘其原一則，刊之於此，願以求正於當世之博雅君子焉。

作者附誌

齊城建置年代，於史頗難考稽。或言起於春秋之初年，蓋據管子之言也，管子輕重篇云：「陰維長城之地」。又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如其言果出管子，則當齊桓之時，齊城已先有之矣。然管子之書，駁雜不純，其中所論，或爲異時所追述，或爲後人所假託，非盡屬管子之言也；未可引爲深據。

或言起於梁惠王二十年，蓋據竹書紀年說也。史記蘇秦列傳正義引其語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梁惠王之二十年，於周爲顯王十八年，是以今本紀年，有改作顯王十八年者。於齊爲威王二十八年，不爲閔王，故今本多去「閔王」二字。至於「防」字，或作「房」，又或作「坊」，未有定體。據此以言，似齊城起於惠王之二十年，可無疑義。然史記趙世家云：「七年（成侯）侵齊至長城。」田儻仲完世家云：「趙人歸我長城。」六國年表以此二事，歸之同年。趙成侯七年，於齊爲威王十一年，於周爲顯王元年，先於齊人築防者共十七年，則齊城之建，不始於惠王二十年，其理至顯。又水經注汝水注引竹書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晉烈公之十二年，於齊爲宣公四十八年，於周爲威烈王十八年，先於趙侵齊城之年，共四十年，齊人築防之年，共五十七年（以上年代據六國年表推算。）則是齊城之創始，即自竹書自身言之，亦非始於惠王二十年也。

或言爲齊宣王所築，蓋據齊記說也。史記楚世家正義引其說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有餘里，以備楚。」顧炎武山東考古錄，考楚境及齊長城，考杞梁妻二條，均從此說。其後言齊長城者，亦多從之。夫宣王居威王之後，威王之先，長城之稱，已散見各書，其不始於宣王，亦甚顯也。

竊意齊之疆域，自春秋至於戰國，其間屢經變遷，未有定則；而邊患之來，亦急緩無常，因時而異。齊城之建，原爲備邊，何能以時爲限？且千里鉅工，創置非易，亦非一時之力所可告成。大抵竹書齊記所言，乃爲後世繕葺或展續前人之舊業，未可以言建築之始。考齊邊之設險爲城，遠在春秋之中葉，推其年代，當不在周靈魯襄之後。民二十一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刊籒文編鐘圖釋一編，內有四鐘，銘

唯 又 酉 初 底 羊 止
 伐 及 厚 卓 俞 顯 從 衣
 森 徒 垂 人 姑 威 羊 會
 于 乎 陸 武 從 羊 會
 斂 楚 食 庸 于 卓 俞 令
 于 普 公 舒 于 天 子 用
 可 見 止 于 和 武 父
 則 引 樂 申 止

辭均同，中有濟長城文，茲依原式錄之於下：

銘辭共六十二字，分在每鐘之前後兩面，據原編徐中舒先生考釋，其辭當讀如下文：「唯廿又二祀。（祀作年字解）厲光作劍，厥辟（辟作君字解）韓宗徹，帥征秦。作（作作征字解）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武致恃力，嘉（嘉作疾字解）秦楚京。賞于韓宗，令于晉公，昭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武文□烈，永世毋忘」。此乃歷敘厲氏戰伐勳績勒之于銘，以爲嘉獎者也。鍾出土中州，鑄製年代，徐氏言在周靈王二十二年。至於銘辭所稱「作齊，入長城，先會於平陰」語，則即春秋襄十八年冬十月，晉會魯宋衛鄭曹邾滕薛杞小邾十一國伐齊之事。徐氏取銘辭伐秦討齊征楚各節，與春秋左傳對證，先後所載，無不吻合，則其論斷，當非虛妄。夫當周靈魯襄之際，已有齊之長城，見於銘辭，則齊城建置，已先於此時，立其基礎，蓋可知矣。竊意銘辭所言長城，即時人所言之防。左傳襄十八年傳，稱：「齊侯禦諸平陰，重防門而守之廣里」。杜注謂：「平陰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從杜氏語，則是平陰之南，原有齊人之舊防也。防說文云：「隄也」，玉篇云：「障也」，蓋用以障水者。防門之地，據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語，謂在平陰南三里，西臨濟水。防門既因防而立，而其地又適居濟水平陰之間，則知當時濟之東涯，必有齊人之舊防，即所謂用以障濟者也。光緒肥城縣志（卷二頁二）載防門舊蹟，謂：「左右皆崇山，中有門，以通往來」，又似防因山起。周禮冬官考工記稱：「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是古人築防，原以形勢爲重，齊人因山起防，亦乃理之自然。當魯襄十八年晉會諸侯。伐齊，齊人重守防門，蓋欲依險以阻諸侯之師。及齊師敗潰，諸侯之師，奪門而入，防門之險，始非齊有，此當即銘辭所謂「作齊入長城」者也。齊人既失防門之險，而廣地迫近防門，亦不足爲恃，遂退守平陰。然是時齊人已無圖志，及諸侯之師來困，齊人復棄平陰他去，晉師遂首臨其地，此即當銘辭所謂：「先會于平陰」者也。如上所述，似以銘辭所言之長城，當以傳文所言之防，可無不合；然齊人之防，晉人何以名之爲長城乎？蓋當春秋之際，濟岱之間，爲齊魯邊鄙交會之區，兵爭往來，多出其地。齊人因防設險，西阻濟河，東依泰岱，以爲西南邊圍之外限。自是昔時所賴以障濟者，後則依以備邊虞，其用與邊城等矣。由此以推，當是左傳之言防而不言城，乃沿齊人之故稱，銘辭之言城而不

言防，乃襲時人之通名，所舉不同，其用則一。至於其後，則長城與防，時為混稱。竹書言「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國策載張儀蘇秦語，謂「長城鉅防」，均以長城與防並舉。蓋防之名，原為前人之習稱，至於長城，至戰國時已為邊堵之定名，故二者易錯舉也。

我對於牛津大學的認識

Stephen Leacock
曹子欣譯作

我是一個大學教授，對於英國的教育制度，自然很感興趣，所以我就到牛津大學做了一次考查，並且很詳細的去觀察，下午四點到了以後，就住在米特爾旅館裡 *Mitre Hotel* 直至次日上午十一點，我就沒離開這個旅館，這次來，全部的時間，除了對在學的學生做了一點鐘講演以外，遂即很用心的去攷查這個著名的學府。因為我在一九〇七年同一位陸軍上校亞米里 *L. S. Amery* 在萬靈節 *All Souls* 那一天，費了禮拜日一天的工夫，攷查牛津大學，這一次來，立刻感覺到，我對這學校的攷查，已有十四年的歷史了。

無論如何，我敢斷言對於英國大學的認識，在回憶和批評的根據上，較之來到美國的這些英國批評家，至少是相等的。我知道有一個英國的著名學者，早上到了哈佛大學和校長羅維爾 *Lowell* 吃了一頓飯，就作了一篇：『美國高等教育的優美』。又一位學者，來到這裡，和校長吃了一次飯，就作了一本：『美國教育衰落之嚴格的研究』，或有時引我們這大學做例子。我記得吉卜寧 *Mr. Rudyard Kipling* 來到馬克基爾 *Mcgill*，在一天下午兩點對學生講演說：『你們的學校是很完美的。』但是這證據他怎麼得到的呢？據我知道的，他在校園裡馬克基爾 *Sir Andrew Macphail* 的住宅中，吸了一上午煙，並且他堅決的拒絕參觀古生物館，如動水學上的器械及家庭科學的班上，他什麼都沒看見，他對於我們大學的『完美』的判斷，似乎是一種皮相的。除他以外，就是彌爾奈爾王爵 *Lord Milner* 也是不加思索的說：『馬克基爾是一個高尚的學府。』英國太子也盲目的說：『馬克基爾將來會有他的光榮』。

我認爲這種盲目的批評，却給予這樣偉大學府以莫大的侮辱。所以我決意很誠心的住在米特爾旅館裡，對牛津大學做一番精詳的攷查。

我根據着有力的經驗，就着手以下很坦白有力的說明，牛津大學是一個高尚學府，他有過光榮的歷史，他是現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學府，將來一定更有好的榮譽，教授他的方式，較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他的方法最古老，不注重科學，講演最陳舊，也看不出教授教導和學生學習的樣子，學校裡不但沒有頭緒，也沒有一定的制度，課程表很草率，沒有校長，也沒有州立法議會去指導他們教授功課的方法，但是到現在依然存在，姑無論我們是否贊成這樣的學校，牛津大學所給學生的那種思想和生活的方式，雖然美國可與相比，但却是美國望塵莫及的。

倘若有人疑惑我的話，可讓他去住在米特爾旅館裡（那是一所查理第一時代的建築，每間有隔壁的臥室，是十個半仙令）親身的做一次攷查。

當你視察了牛津大學以後所得的結果，最足使你驚訝的，就是學生艱苦的生活情形，因爲沒有固定基金，他們不得不在這數十世紀以前的建築裡作業，布拉孫斯院 Brasenose College 從一五二五年以後，就沒修理，新院 New College 和馬革達雷 Mogdalen 院的學生，依然住在十六世紀的建築裡，基督教堂的廚房，是一五二七年由武爾稜 Cardinal Wolsey 捐款蓋成的，無疑的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們是沒有別的地方，才不得不在這裡作飯，當我看到這廚房時，有四個廚役正在烘烤一個牡牛，這隻全牛是學生的一頓午餐，由他們烘烤牛所用的竈的大小，至少我可推想那不一定是牡牛，或者是隻牝牛，在一個十二呎長六呎寬五呎厚的木板造成的桌子上，有兩位廚役在那裡棍壓餅食，我估計着那塊餅食有三呎寬的樣子，這種粗陋的辦法，在牛津大學裡學生飲食上，自亨利第八到現在，就沒改變，自然不能和我在芝加哥上學時，常去吃飯的宿舍相比，那宿舍是建築在叢林夾道房屋精美的路上的。也不能和多倫多 Toronto 的學生宿舍裡的地下飯堂相比，但是這樣，的確這樣，多倫多從來却沒產生過亨利第八。

因爲基金的缺乏，牛津大學的學生，不得不在這十六七世紀的同樣的宿舍裡過活，他們很藝術的叫他爲「方庭」閉

室」或曰「房間」，但是依我學生時代的習慣，不得不叫他為寄宿舍，所有的那些古老樓梯，已被三百年中的學生，——踐踏得不堪，窗上鑲着小的方塊格子，各處的石頭上，雕刻着古老的名字，牆壁上攀附着茂盛的長春藤，聖約翰研究院和基督教堂裡的宿舍，都是一五〇九年的建築物，只花費幾十萬鎊，就可以將這種古老的建築，改修成斯克涅克塔狄 Schenectady 師範學校，或蒙特利奧 Montreal 的皮爾街 Peel Street 高等學校那樣的鋼骨和磚的新建築，但是都沒改造，去年秋天本想把牆上的長春藤漸次去掉，結果是惹得一些人不滿意，於是又把長春藤放在原處了，那些人說，去掉了長春藤，就不能使牛津大學發揚光大了，除非把石頭上古老的字跡洗除以後，按上鋼的救火梯，把他改造成最新式的宿舍。

自從亨利第八逝世後，就都沒改變他的舊觀，建築雖然這樣的破爛，沒有避火梯；衛生的設備也不講究，又沒有新式的適當廚房，但是在我的說明裡，却很堅決的相信——在他這種情形下——的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學府，我以為這是一種最好的說明和必須的解釋，拿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大學來比較，牛津大學是人數最少和最窮的學校，他現在，或到昨天為止，所有的學生，較之多倫多大學，也是最少的數目，若與兩萬六千學生的哥倫比亞大學相提並論，牛津大學真是可笑得很，就經費而言，芝加哥大學的基金是三千九百萬美金，哥倫比亞大學是三千五百萬美金，哈佛大學是四千三百萬美金，更顯得牛津大學在世界上沒有地位了，然就其獨有的特點而論，牛津大學是有地位的，從他本身可驚的進步過程上說，無論什麼時候，他是存在的，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慎重的學者，去探討牛津大學這種特殊優美究竟是如何產生的，自然是很有趣的事了。

我們不能按課程表的規定來批評一個學校的好壞，誠然，有人認為最好的例証，莫如看一個大學的課程表是如何規定的，如美國和加拿大各大學的課程表，科目繁多的令人可笑，在一個神教大學裡，我們看不到許多應用科學，牛津大學的教授，在白天他總不會認識一個發電機，學生也不學化學，醫學，熱學，製造鉛管，電綫，配合氣體及吹火把的用途等等，美國大學的學生，能開汽車，把裝汽油的機器能分為零件，他們可以把一個洗濯機裝置在廚房的吸水龍頭上，

他們也可以用熟練的手術修理熔爐，以上各種事情，的確是踏入大學生活的必須過程，有時他們的父母也很覺光榮，但是牛津大學的學生對於這些技術，簡直沒人注意。

這是他很大的錯誤，但是那些事情究竟是片面的機械的教育，的確如此，在牛津大學的課程上，總不會見到很高深的或專門的功課，在大西洋這邊，我們看到這樣的情形，似乎有點奇怪，在牛津大學裡，如家政學，經商學，廣告學，比較宗教學及印刷業的風氣，他們都沒有，他們就是對於人類行為方面，博愛主義自利主義及野性動物的活動，都沒有講述，很顯然的，牛津大學的學生不學習這類的功課，美國有很多科目，他們都刪去不學，有一次我問到一個四年級的學生：『今年你學的什麼功課呢？』他的回答是：『我學的經商學和宗教學』，這裡的一位青年，他的訓練顯然被注定而變為一個道德職業的人了，在牛津大學沒有經商學，對於宗教，也不過僅是新約全書的一種形式，有人愈看那些事情，愈疑惑牛津大學，無論如何對那些事情是教不出什麼結果來的。

這種比較的結果，我們知牛津大學的地位之所以被提高，是在許多教授的講演上，加拿大和美國各大學裡，在學生訓練方面，講演是被視為必須的和最有用的部門，我在我的學校裡，常聽到畢業的學生說：他在大學裡所得到的講演，幾乎和在運動上或希拉文學會上及班約和曼都林聚樂部 *Banjo and Mountain Club* 裡所得的相等，總之，依我們看來，講演成了大學生活主要的部門，但是牛津大學則不然，我知道他們的講演是可有可無的，即便有，在學生心靈的發展上，也沒有多大益處，一位加拿大學生告訴我這樣說：『這裡的講演沒有價值』，我又問了其他的一位學生，是否這樣，他的回答：『不敢說是否真沒有價值，但是却十分腐敗』，另一種批評看做講演不要緊，沒有人去聽講演，他們也不注意那個，你願意聽的時候可以去聽，對你也沒什麼損害。

更進一步說，教授對於講演並不熱心，假若他們對學生講演或不講演，教授覺得也無多大關係，他們把腦子休養幾年，學生認為就是講演，牛津大學裡許多教授是這樣，把腦子休養上三十多年，這樣才是偉大的學者。

我知道這種辦法，是由于所謂導師的個人生活而產生的，學生和導師常在一塊，可以得到他們所知道的很多的學問

，無論誰都同意這種辦法，但是導師之如何的做法說來却是有點奇怪，有一位學生說：『我們到一個教授的屋子裡，他正吸着煙，就和我們談起來』，另一位學生說：『我們同他圍繞坐着，他不住的吸煙，可是依然討論一切學問』，從各方面的觀察，牛津大學的導師，無非把一羣學生集合起來，用烟去煙他們，這樣四年的工夫，就把一羣學生煙成了熟的學士，倘若有人不信我的話，可讓他到牛津大學去看一下，他立刻看出這種方式是被運用着，一個喜歡吸煙的人所以長于談論和著作，完全由于這樣養成的。

以上我說的話，似乎直接誹謗牛津大學的教授，但是，我的意思，絕不是這樣，牛津大學教授有很好的風範，我只有景仰，這是一位美國教授的觀念和英國教授在表現上的絕大的不同處，但是在以前，郎非羅 Long fellow 當教授時，就可以看出英國人的這種概念，凡是很長和很白的鬍鬚的教授，人人都視為很尊貴的人，他常若無其事似的徘徊于學校周圍的地方，對於其他一切事都不理會，你要對他點頭，他也看不見，他不懂金錢是什麼；他更不懂職業是什麼，他的董事很得意的說他是『赤子』。

從另一方面說，他滿腹包含的，都是學問，任何人都認為這些學者們，對物質上及商業上的利益，是沒一個人看重的，他們所重視的，是在修養精神和擴大胸懷。

在這樣的教授裡，第一流人物，鬍鬚都是很白很長，金錢，職業，及實際事物的一切智識，在他們的心目中，可說都等于零，這樣他才被推為領袖。

這種情形在美國就大不相同了，一個大學教授總是整日忙個不了，所作的事情，幾乎盡是和商人們相聯絡，他所模範的都是商人的事，他有一個小的處所，就叫做『辦公處』，那裡放着一個打字機，此外還有一位速記員，他坐在這裡就是寫信，開首就是商人的格式，如『關於上月八號你來的信，應該……等等』，所寫的那些信，不是給他的學生或同事，就是給校長，任何人和他要信，他也要給他一封，每月寫的信，可藉數目的多少，來看他的信用如何，假如他已經寫了很多的信，便可榮任為管理員了，並且可以得到很高的地位，他可以辭去大學教職，在一個皂胰公司或廣告公司裏，弄

到很好的位置，總之，這人可說是「勤勉家」和「廣告家」，他最大的目的也就是想成一位忙碌的人，倘若他不這樣，馬上就會被辭掉，或拿商業術語來說：被董事會勒令「混蛋」Let go。那董事會本來就是一夥「勤勉家」和「無事忙」，至於教授應有的精神，他並不需要去想，他們整日注意的，就是監察人對於他們的監視。

美國的教授和學生的討論，都是根據自己的見解，他們按着課程表，用齊一的步伐，就像趕着一羣羊似的，去訓練一班學生，不管你的天資好壞，都按着同樣的標準前進，他們用：「試驗」，「背誦」，「符號」，「出席」，作訓練的方式，顯然是一種有規律的店舖生活的變相，這種訓練的方式，就稱之為：「成績的表現」，這齊一的方式，是很遲緩的，我會聽到俾替 Mr. Edward Beving 說過，這樣的方法，結果是成了一種「護送制度的教育」。

以我個人的意思，用深刻的回憶，想像過去的五十二年，這種制度本身已含着毀滅的種子，他可鼓勵愚魯的人前進，但是催損了天才的上達，他限制了真實學者進取的胸懷，倘若我們堅持這種辦法，真實的學者會立刻離開這大學，而到一個自己隨心所欲的研究地方去的。

我讚美牛津大學的惟一的理由，就是他不大注意「成績」的估計，及可看到的或可證明的「効力」，牛津大學整個的制度是，鼓勵有天才的人盡情發展，使愚魯的人自由前進，那些愚魯的人對學校裡給他的學位，並感覺不到什麼，不過只是在學校裡過了幾年舒服生活，學生和社會上都希望這樣，然而牛津大學，却給了天才好的人以大好機會，有天才的人，絕不用屈己遷就愚魯的人，他不需要等候落後的人，可按天賦資質的好壞，盡其可能的向前進行，倘若他稍為聰明點，導師也能很熱心的教育他，用煙燻他，及至使他入了正軌，這才停止，導師把一羣愚魯的學生，關在教室裡，再三講解，也感不到精神的疲憊，美國的教授，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商業上，寫信上，商店管理上，組織才能和希望在一個皂胰公司的升遷上，這些事已經使他心疲力竭，那裡有工夫顧到天才好的學生，有天才的學生只希望。「考試」及格，常常「背誦」，就算了事，及訓練到了勤于商事善于廣告的程度，那才是「好學生」，教授注意的，也是這些事情，在大學裡強制使其平等發展，必趨于錯誤的一途，不使其平衡那才是生長的原素。

美國或加拿大大學的董事，對於只圖領薪不作事的教授，不免有些驚奇，然而這樣的教授，才是惟一有價值的，我的意思：最好的教授就是：對於人生得要明瞭，至少得有終生保障的薪金，憑他的良心去發展他應該做的事，而得到前進的鼓勵，這樣的教授雖然很難得，但是這樣一個人，却比十個管理員或十二個組織人才好得多。

依我個人的看法，牛津大學的好處，在行事組織的模糊上，牠是以安於本分的教授才算淵博學者為前提的。學校裡最重視的學生，盡是些喜歡研究學問的人，這種古老的中古時代的方式，早就被現代的強迫教育，國家教育，智識民衆化，物質崇拜及珠寶的迷惑所埋沒了，美國的高等教育，純乎為從事金錢的人辦的，他忘掉本身應做的事，但是牛津大學，却還遺留着充實的內容和高貴的精神。

我把牛津大學的全部觀察了以後，所得到的結論，就是那種生活方式，很可以造成些高尚的學者，學生被導師的烟燻着，而且在亨利第八的廚房裡吃飯，他們住的房屋多半是被長春藤纏繞着，但是他們的學問，在美國却是很難得到的，我愈回想，愈感覺到他們之所以這樣，完全是因為睡眠在長春藤裏造成的，這和我記憶中的學生生活是多麼不同啊。

三十年前我在多倫多大學上學的時候，自入校以至畢業，所住的宿舍一共有十七次的移動，據我所知道的，那些房舍簡直沒有標牌，但是那些房舍在馬高爾 McCaul 達爾塞 Darry 及聖巴推克街 St. Patrick Street 尚可以找到，倘若不相信我的話，可讓他到那裡看一下。

在這種常常移動的生活上，感不到寂寞，我們幾百人同樣由這間煩悶的寢室裡搬到那間煩悶的寢室裡去，按規則，兩個人或三個人，甚而一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飯堂在最下的一層，吃的東西，除了牛肉還有蘇達餅乾，那種餅乾還不及喂狗的好，也不十分乾脆，除了在那時多倫多大學宿舍裡看到，以後我就沒見過，而在多倫多有很多著名的律師和醫師是吃這種東西的。

我們既沒有交際室，又沒有圖書閱覽室，所以沒有聯絡的機會，我不曾看見過雜誌，——甚至于我都不知道那些名字，惟一交換意見的處所，就是大學路上的克爾哈維爾旅館 Caer Howell Hotel。

我很煩瑣的這樣敘述，並不是爲的他們本身，實在只是着重在我要談的各點：如學生的寄宿舍及他們的生活情形，凡是我所知道的各種事情。

倘若我再在多倫多大學讀書，所住的宿舍和宿舍裡生活的一切情形，都像牛津大學那樣，我就不願意畢業了，我永遠住在那裡，我們美洲的大學，最使人不滿意處，是僅僅提示出大學所應有的意義，他們創設大學的用意，就是把子弟送在那裡，熟讀教科書到課堂上聽聽講而已，他們澈夜埋首誦讀，活似沒血色的動物，倘若你願意他得點好處，你就給他一本書，倘若你願意他得到更大的好處，那麼你就該給他更多的書，更進一步，你想你的大學得到恩惠，頂好設置學士獎學金，鼓勵幾位面無血色的學生，使他們更加努力，死而後已。

生活和環境是學生最重要的事，狹義言之，他們所學的應該是自動的追求智識，並不是被動的接受講道，這種自動的智識的集累，得和很多同伴，時常研究，飲食起居同在一塊，還要常在一塊討論，經驗可以表示他們的胸懷如何的擴展，他們得用很理智的和適當的方式住在一塊，吃飯要在一個大的飯廳裡，飯廳的裝置，天花板是櫟木製成的，窗子得裝飾上有色的玻璃，牆壁上懸掛着紀念盾或紀念牌，及以前各時代的人物，這樣能喚起他們敬慕和紀念的心理，在普通生活的大學宿舍裡，能使學生得到應得的事情，這是很對的，一個大學不這樣那就是欺騙學生了。

假若我要創設一個大學，——我很誠懇並且很可能的這樣說——第一要先建築一個宿舍，再有錢，然後建築一個適當的雜誌閱覽室和圖書館，倘若再有錢，就不做別的用了，聘請一位教授，購置幾種教科書。

這篇文章，好像專爲頌揚牛津大學作的，對美國大學很少恭維，那麼我現在可以得意的說，英國的牛津大學和英國大學制度的錯誤，就是性質相合的事業的表現上，但從外表看，英國的大學却遠不如美國的大學。

這裏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亨利第八已經死了，英國人最驕傲的，就是在若干世紀以前亨利第八和許多捐款的人對於這大學的功勞，但是他們忘記了現在，在英國簡直很少，或沒有，可以赶上美國及加拿大私人各省以及聯邦的建設大學的那樣的慷慨大量，在那裏差不多都那樣，但是從不純潔的情緒說，英國常頌揚武爾穆利第八和馬加勒特皇后二

on Margaret 的恩賜，他們不知道卡內基 Carnegie 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和麥克唐納爾 William Macdonald 就是現代的武爾穆。芝加哥大學是建設在煤油上，馬克基爾大學是建設在烟草上，商業普徧世界的美國，可以徵收很多賦稅，獎勵著名的學者，在英國除去很少的例外，如布里斯它爾 Bristol 地方之外，這種事簡直很少，英國封建的家族只有同意他們祖先所做的事情，他們並不拿來對大的事情較量一下。

總之，我們要估計一下，在牛津大學應行改革的地方和對於美國教育制度應該模擬的地方，其惟一最緊要的事，就是要捉住幾個有錢的人，使他每人捐上一萬鎊，授給他們光榮的學位，並且告訴他們，你們就是亨利第八。我警告牛津大學，假若不照這樣做，那就不能再維持兩個世紀了。

哲學不是玄妙的

高名凱

如果不是劉佬佬，不會把怡紅院看做是位小姐的繡房，如果賈寶玉不把怡紅院裝飾得那樣美麗，劉佬佬也不至於弄出這個笑話。哲學之被人看做神秘玄妙的東西正和劉佬佬之誤認怡紅院為那位小姐的繡房一樣。沒有一般不讀書好求甚解的先生們閉着眼睛，咬定牙根，不去翻翻哲學的書，不去思索哲學的問題，而樂於破口批評，就不會把哲學看做神秘的東西。如果沒有一般江湖派的哲學家不注重於思想的系統，而喜歡耍花槍，樂於把哲學用艱澀的文字表現在讀者之前，人們也不至於視哲學為畏途，不敢接近哲學，而覺得哲學是神秘與玄妙的。其實呢？哲學的道理固然可以玄妙，但玄妙的並不一定就是哲學，哲學也不一定是玄妙。換言之，玄妙並非哲學的一般性質，哲學的本身並非建築在玄妙的基礎之上。

哲學是道理之學，這與玄妙正相反。是哲學必得把道理說出來，說不出道理來的並不是哲學。哲學的道理固然可以

深奧，但此深奧是因為哲學家能夠看到平常人所看不到的地方因而使常人覺得奇異，然而哲學家必得把這常人所看不到的道理說得明明白白，使人領悟，才是對的，如果平常人真的願意去領悟的話，也絕對能夠了解這種道理。天下的哲學只要是合理的，沒有人不能領悟得到。

哲學有深淺，領悟哲學的程度也有高低。本來哲學這個字是很空泛的，因為他所指的對象是很模糊的。我們看見報紙上常有「吃飯哲學」，「消閒哲學」，「做官哲學」等等字眼，我們又看見書本上有「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等等字眼，好像哲學這個東西是無所不在的。是的，平常說來，哲學確是無所不在的。哲學最普通的意思就是道理之學。凡是講道理的都是哲學，因此談論吃飯的道理者便是吃飯哲學，談論做官的道理者便是做官哲學。天下沒有一種無道理的知識，故一切知識每可謂之哲學。希臘人最初即稱哲學為愛智之學 (Philosophia)，此「哲學」一詞正與吾國之「學問」一詞相當。凡是知識的，均為哲學，凡是可學可問的，均為學問。希臘的「哲學」指一切的知識，吾國的「學問」指一切的學科。這是哲學最初的意思，也是最淺的意思。如此說來，則天下之人無一而不是哲學家，無一而不是哲學的動物，因無一而沒有相當的知識。野人村婦是哲學家，舟子漁夫也是哲學家。哲學是普遍的，哲學豈玄妙不可捉摸耶？

但是今日所指的哲學似非此種意思，吾人固未嘗得知識之一鱗一爪即稱之為哲學，而自蒙為哲學家。這是何故？以哲學之意思已有進化故。

哲學是愛智之學，愛智的結果，得到許多知識。知識愈多，則應付知識的方法也愈複雜，而人類在求知的歷程之中不可不取分工合作的方法。於是乎，在學問的領域之中分出許多特殊的科目，由特殊的科學去研究。因此人類就把科學與哲學分開，實則科學的祖先本來是哲學。科學與哲學分家之後，哲學之所以還能存在，因為有的學問是科學所無法

應付的，不能不讓哲學去研究。人類有經驗，經驗帶有主觀的色彩。人類有求知慾，求知慾要揭破宇宙的秘密。一方面要揭破宇宙的秘密，一方面又脫不了帶有主觀色彩的經驗。於是乎，人類永遠在追求真理，永遠在搜索宇宙的秘密，而永遠也追求不到真理，永遠也揭不破宇宙的秘密。即因其如此，哲學有存在，即因其如此，人類是哲學的動物。科學只能研究經驗以內的東西，哲學是以經驗的世界為出發點而去研究非經驗的世界。這非經驗世界既非經驗所得證明，所得揭破，於是乎，人類永遠在思索，永遠在追求，而哲學也永遠有存在。這種哲學是高深的，不容易領悟的，因為拿不出証據。然而雖然拿不出事實的証據，却可以用道理說出來。

人類何以要知道宇宙的秘密？因為人類要行動。吾人生於宇宙之間，宇宙之真理，吾人必須知道。如果不知道宇宙之真理，則吾人之行動必生障礙。假定吾人日日在花天酒地之中過生活，這是對的抑或不對？這問題當然須視宇宙的真理問題而定。如果宇宙的真理是要每一個人好好的過日子，則此種生活必是不對。如果宇宙的真理不是如此，則吾人大可以放蕩。所以在未行動之先必有一個宇宙觀。無宇宙觀，吾人就不知所措。知識是行動的工具，吾人之一舉一動都須知識做助手。假如吾人不知道汽水為飲料，則拿起汽水瓶時，吾人將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凡是知識本來就是互相關聯的，我們的知識有精粗，往往在已知之後，發現是錯誤，這使我們對於知識的追求不能不採取「窮追」的方式。這樣一來，凡是知識必得追求到最後才行。而這樣追問的結果又不能不問到宇宙的真理上面去。宇宙觀影響人類行動之大由此可見。杜威說歐洲大戰里格爾須負其責任，蓋里格爾之宇宙觀實做了德國人民之行動的指針。

凡是人都有他的哲學，野人村婦也不能例外。因為凡是人都須行動。行動的目標與行動的方式各有不同，因為各人的哲學各人的知識並不一致。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宇宙觀，但一個合理的宇宙觀也可以使他人相信。偉大的哲學家的貢獻就是在于他能將一個合理的宇宙觀表現在一般人之前，使一般人相信他，而跟着他走。凡是一種運動必須有其一套哲學

即是爲此。

哲學並不是神秘玄妙的，因爲無論在廣義或狹義方面來說，哲學都是一般人所共有的，不過有的人雖然有他自己的哲學而還不自知其爲哲學罷了。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哲學之中過生活。正如我們每日都在空氣之中過生活一樣。正因爲哲學是這樣平常的，因此當我們提出一個哲學的大系統出來的時候，我們反而覺得驚異，正如當科學家把空氣分析給我們看的時候，我們反而奇怪起來是一樣。

哲學並不是神秘玄妙的，因爲哲學必須有道理。沒有道理的哲學，並不能算是哲學，縱使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理」的宇宙觀，我們還須用道理來說明「無理」之真實。哲學與道理是相依爲命的。是哲學必有道理，無道理也不成其爲哲學。既是有道理，則不神秘，則不玄妙。如果有道理的哲學，而不爲我們所領悟，則是因爲我們理性的訓練太差，不足以理解，這是我們的無能，非哲學的玄妙。

但是假如有理性訓練的人還不能理解一個哲學的系統，這證明這個哲學系統是不合理的。既是不合理，也就談不到玄妙不玄妙了。

話雖如此，有的哲學家，因要人們佩服他的高深，往往在文字上弄工夫，用了許多難懂的字眼，這是不對的。高深是在于思想系統的精密，並不在于文字。這一類的高深只是文字的高深，非哲學思想的高深，這一種的玄妙是文字的玄妙，並非哲學系統的玄妙。

今日英美的哲學研究家很有把淺顯的文字來敘述高深思想的趨勢，而且是很成功的。足見是合理的思想都可以用明白的文字來表達的。今之哲學家，如欲打破人們對於哲學的誤解，須把這種假的玄妙——文字上的玄妙——打破，這是第一重要的。

韓愈評傳

王錫昌

一、引言

在中國學術史上，曾起過這樣一個大的變化：中國傳統的本位文化，東漢以後，遇到了異教的侵襲，便一蹶不振。經過魏晉南北朝，以至於隋唐，正是佛教發揚其萬丈光芒的時代，君主也要親自奉迎，王公也都奔走膜拜，至於士庶百姓，更是爭先恐後的競為捨施。當此上下風行，一心事佛的時際，天下誰敢曰不宜。但竟有敢毅然獨出，痛斥佛法，以恢復中國傳統的本位文化的，那就是韓愈。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也曾有這樣一個大的變動：中國文學，自東漢以後，日趨浮靡，及至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矯揉做作，反把作文的義理失掉。這是極趨於形式之美，而忽略內容之真，所以隋唐以後，這種風氣漸漸的轉移。而完成這種轉移之風的，那也是韓愈。

所以韓愈在唐代學術史和文學史上，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以現在新文學運動時代的眼光，來非議以往的古文運動而忽視了這樣一個劃時代的作家，固然不對；就是一般尊崇韓愈，而以為他是「復古」的代表，也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所以我們應當論其世以知其人，論其文以見其道。這才能算尚友古人，了解他的人生和思想呢。

二、論世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他自幼稟受了北方樸實的氣質。三歲而孤，隨其兄會誦居詔州。十歲會卒，從嫂歸葬河

陽。這幼年不幸的遭遇，便養成了他子然不群的性格。也正因其「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經傳史記百家之說」。

（上兵部李侍郎書）所以他以後的成就，也正是建設在這不幸的基礎上。

貞元八年（西元七九二），時年二十五，初登進士第。後三年連試博學宏詞科不中。他急欲用世，三上宰相書，俱不報，懷才不遇，遂憤歸河陽，這是他出仕第一次的折磨。

後歷佐董晉，張建封，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這時關內旱饑，吏刻取怨。愈上疏論宮市之弊，說：「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敝。」（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不料為幸臣李實所讒，貶連州陽山令。使他空懷報國之心，不得見諒於人，這是他第二次的折磨。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連遷為職方員外郎，時華陰令柳闈枉法，華州刺史劉濟美劾奏之。愈過華，以刺史故陷闈，上疏理辯。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闈贓狀，以妄論再降愈為國子博士。這是他第三次的折磨。

由於這幾次的折磨，使他對於人生更有了深刻的認識與信仰，造成了他信道篤行、剛毅不撓的性格。後來他諫迎佛骨，排斥佛道的偉壯的豪舉，也就由此產生。

事在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使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往臨皋驛，迎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中的釋迦文佛的指骨一節，（據說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當時王公士庶，奔走捨施，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以為供養者。（見新舊唐書韓愈傳）當時「群臣不言非，御史不舉其失」（論佛骨表）而韓愈竟毅然獨出，上表諷諫曰：

「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佛最謹而國大亂。」（李翱韓吏部行狀）

又說：「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論佛骨表）他更請着「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全上）像這種不避艱險，仗義直言，除非韓愈有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的

，誰敢去做？

但是爲什麼韓愈要頓頓的排佛呢，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也正是他的中心思想的所在。

韓愈的排佛，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來擁護中國傳統的本位文化而立論的。儒家是主張有爲的政治，所以要有禮樂，刑，政，法度，權衡；佛教是主張無爲的政治，所以不需要那些禮法，只任其自生自滅。儒家講正心修身，爲的是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佛教也講正心修身，不過卻爲了頓悟，解脫以達於涅槃的境界。所以原道上說：「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這正是有爲與無爲的區別，也是佛教與儒教衝突的所在。

其次儒家重倫理關係，是君君，臣臣，父子，子子，是兄友弟恭，夫倡婦隨；而佛教是要人出家，要人獨身，是要「棄爾君臣，去爾父子，禁爾相生相養之道。」（原道。）儒家是重階級性，君臣有度，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而佛却一律平等，逃租賦，揖君親以自高尚。儒家重體膚，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而佛法須削髮受戒，尤有以焚頂燒指，斷背樹身以爲供養者。這都是儒道與佛法直接衝突的地方。因之漸漸形成釋迦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局勢，這也就是原道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道理。所以要想恢復傳統的儒道，維持中國本位的文化，則非排佛不可。韓愈與孟尚書書云：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與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乎！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

可見韓愈私淑孟子，以傳道統之任自負，所以他才毅然不顧的痛斥佛法，破壞佛教。在消極的方面，他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給那些已經棄其天職滅其天常的人，重新標出一條爲人之道。其積極方面，是要「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全上)使他們明了中國固有的傳統的仁義之道——這「道」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全上)的道。並非佛老之所謂「道」。這種「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的辦法、即我們在今日看來亦頗有「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論佛骨表)之感！

但事實上的改革，却並不那樣容易。這關係正如韓愈自己所說：

「二氏(兼指佛老)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夕禁也。」(重答張籍書)

加以當時君臣材識不遠，不能深明其道，以致韓愈身遭潮州之貶，而事未能果行。

但是韓愈排佛之功，也不能一筆抹煞，其後二十六年，毀法之事果然實現了：

「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頃。」(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

此次廓清之功，不能說不是韓愈排佛的影響。

韓愈自潮州歸後，還有件轟轟烈烈的事蹟，值得一述的，就是說王廷湊事：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馳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輩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指王武俊)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同善！且爲逆爲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譁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揮使去。……因與之宴而歸，奏其語，帝大悅。」

故由此可以見其剛毅勇爲的精神，實非常人所能及。

此外還有幾段瑣屑的佚事，也頗以表現其性格的，略舉其一二如下：

韓愈初入試，陸宣公爲主司，作不遷怒不貳過論。賈閱愈卷，黜之不取。第二年，還是宣公主試，復試是題，愈又將舊作一字不改的寫上，宣公却大加款賞，擢拔第一。若非韓愈這樣勇於自信，誰肯將落第的文章，再去應試，而且還是寫給上年刷過他的主司看呢！（事見張愔史闕）

韓愈爲國子祭酒時，有位直講能說禮，不過長的貌醜。學官差不多都是貴家子弟，都躲着他和他一塊吃飯。韓愈聽說，召來和他一塊吃，從此學官不敢再鄙視那位直講。（事見李翱韓吏部行狀）

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所以一時盜賊不興，正好遇旱，米價不敢漲，有因此犯法，囚械送尹，愈曰：「安有此！」竟脫械縱囚去。（事見李翱韓吏部行狀）

總之：韓愈幼稟樸實剛毅的性格，及長又屢遭貶謫的磨煉，使得他洞鑒遠達，信道篤行。所以他自負傳繼道統之責，來排斥佛教；自信有退敵之能，來奪三軍之帥。這種特立獨行，不避艱險的精神，正如他在伯夷頌中所說：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三、論 文

韓愈爲文，乃是爲的傳道。所以他有：「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詩）的口號。所謂「道」是什麼？原道裡說：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他又具體的解釋說：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原道）

這就是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與生活，也就是中國傳統的本位文化，也就是儒家所傳所行的道的憑藉。只因爲，「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原道)破壞了儒家的傳統文化，中國固有基礎的組織動搖，社會生活也遂即起了不安的狀態。所以韓愈想恢復這傳統的組織，維持這本位的文化，在消極方面便破壞那夷狄之法，在積極方面便以文爲教來傳這儒家經常之「道」。這是韓愈爲文的主旨，也就是古文運動的一個中心主張。

所謂儒家之道，是有整個統系的。原道上說：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但是「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個儒家的統系，便中斷了千餘年。其間又經過了秦火和佛老的摧殘，侵襲，以致「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有老則入於佛。」(原道)遂使「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全)韓愈想維持這儒者之道，就不能不儼然的承其道統，以傳道自任。所以他重答張籍書云：

「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

韓愈既自承道統，負傳道之任，但傳道也有兩種方式：一是行道，一是著書。前者是行其道於當時，後者是傳其道於後世。「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重答張籍書)韓愈在初仕的時候，也是想行其道於時，故三上宰相書，亟求用世。其復上宰相書云：

「方今天下風俗，尙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

這正是「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重答張籍書)的自負用世之能的表白，但是不幸三書未報，不得行其道於世；也幸而三書未報，才能傳其文於後。所以在他「行道」失敗之後，便「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復上宰相書)這是想「

爲書」以文爲教來傳其道於後世。本來「行道」，「爲書」，其事雖殊，其所以爲道則是一樣的。故「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原道）韓愈既不得時以行道，當然專於「爲書」，故其說亦長。

愈「爲書」爲文」，既是爲的傳道，但是道怎樣才能傳？第一得要讀書，第二得要師古，第三得要修養。

愈爲古文，乃是「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歐陽生哀辭後）那麼學古道，必要讀古書。因爲「今其書尙存者，其道可推而知」。（進士策問）愈自少時即「聖人之書無所不讀。」（與崔羣書）所以能「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襲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書）這是說讀書以求道，才能「奮發乎文章。」

愈以爲學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師說）那麼什麼人才可以爲師？他說「宜師古聖賢人。」（答劉正夫書）古人如何能師？這又要讀書了。所以說「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師古人也並不是盡意模倣，乃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所以師古，也只是取其道。

但是讀書也求得了道，師古也學得了道，若是不養，也不能爲己所用，所以最後的工夫是修養。韓愈修養的工夫是「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所以「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上宰相書）爲的是懼其雜。而後「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答李翊書）這才可以「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上宰相書）而且還得時時培養，「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書）這樣才能「其發也不揜。」（答尉遲生書）

能讀書以求道，師古以學道，修養以培道，這才能夠爲文以傳道。有諸內以形諸外，然後才可以傳道於後世。垂之於無窮。

至於文章的表現，韓愈不重因循，而重自樹立。他說：

「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劉正夫書）

「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同上）

所謂「自樹立不因循」者，也正是他「特立獨行」的性格的表現。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韓愈在文章內容方面是主張復古的，而在文章表現方面，卻是主張革新的。這似乎有點衝突。其實並不相背。原來在韓愈的時代，虛尚浮靡之風，瀰漫一切，無論是在思想方面或是在文學方面。韓愈爲要打破這種風氣，來「特立獨行」的以自樹立一種反乎樸實的革命運動。所以他要爲推翻當時的風尚，便以法古恢復中國固有的傳統的本位文化爲標題。法古就可以不「與世浮沈」，就可以立異「爲當時所怪」，就可以「有後世之傳」。這是借復古以圖革新，仍是變風氣，而不是承風氣。所以韓愈的復古與革新，是互爲表裡而不相衝突的。

由於他文以傳道的思想，所以他主張文要誇多門靡。他送陳秀才彤序上說：

「讀書以爲學，讚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門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

所以爲道本乎經典，則反對玄虛；爲理重乎實質，則反對浮靡。前者是闢佛老的章本，後者是排駢儼的動機。所以他的薦士詩非薄東漢以至於陳隋的文章說：

「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

他送孟東野序裡也說：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而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總之：韓愈爲了要恢復中國的傳統的文化，以文爲教的方法，來傳道。就內容方面說是要求道，學道，培道，在表現方面是要立異，自樹立而不因循。才可以爲當時所怪，而有後世之傳。這是借文以傳道，借復古以革新，所以李漢昌

昌黎先生集序稱韓愈之功說：

「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

所以他在思想方面，剷除了盛行六百多年的佛家思想；在文章方面，也廓清了自魏晉以來的文體的靡風。恢復了中國儒家的文化，建設了樸實的自然的古文。這實在是變易風氣的怪傑，革命建設的英雄。關於這一點，蘇東坡在所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裡說得最好：

「自陳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揮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衰盛，浩然而獨存者乎？」（蘇東坡文集卷八）

四、結論

關於韓愈的評論，自唐宋以來，不勝枚舉。而且各有各的說法，也無一定的公論。蘇東坡說他「文起八代之衰」，何大復却以為「古文之法亡於韓」。陳善說他「以文為詩……則句語精確」，（捫蝨新語）陳師道却說他「以文為詩……故不工耳」，（後山詩話）有的不是捧的他太高，說是「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皇甫院韓文公墓誌銘）有的就是貶的他太苛，說是「擺身分，賣才學，哄嚇撞騙，無所不為。」（謫仙筆談）這都是各有所偏，不是論世知人的見解。

我們就以上所述，可以明了他所處的環境，是艱難的，所以養成了他剛果自信的性格，見義勇為的精神。他有鑒於道德之淪喪，社會之不寧，完全由於異教的侵襲，而影響於中國本位文化基礎的動搖。所以他毅然不顧的自承道統，來復興中國的本位文化，發揚儒家的傳統精神。而更不遺餘力的排斥這與中國文化根本衝突的佛教。在文學上，正是駢文宣告了它的末路，而新興文學還沒有有系統的建設起來的時候，他既以傳道自任，便具體的建設起以復古為革新的傳道的古文。所以他在思想方面，恢復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儒家的思想；在文學方面，廓清了浮靡的，雕琢的駢文，而建設了樸實自然言之有物的古文。這是韓愈劃時代的偉績，也正是韓愈之所以為韓愈。

二十五年四月。

詩關雎中的「鳩」和女人

張延舉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這是詠男女的詩，幾乎是婦孺皆知的；但對此詩瞭解得很透闢的人，却並不多見。此詩之難於明瞭，即在以雎鳩喻女人之一點，茲於此申論一下。

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衛風氓「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曹風鳩鳴「鳩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這都是以鳩比女人的詩，但鵲巢內的鳩，毛傳謂是鳩鳩；而氓內之鳩，毛傳謂是鷓鴣；關雎內之鳩，毛傳謂是王雎。似以為雎鳩、鳩鳩、鷓鴣非一物者，其實牠們都是一種東西。

我們看：山海經北山經云：「馬成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鷓鴣。」

郭璞註曰：「鷓鴣二音或作鳩。」

郝懿行疏曰：「爾雅云鷓鴣，鷓鴣，此鷓鴣疑即鷓鴣也。聲轉字變，經多此例，唯白首為異耳。孫炎注爾雅云：鷓鴣亦名鷓鴣，故此經郭云或作鳩。」

可見鷓鴣即鷓鴣。

又說文「且薦也。……且，古文以為且，又以為几字。」

是且與几原為一字，几與肯（古瓦切）同從見聲，是且與肯原為同聲之字。且，子余切，從精聲，「子」與「之」音極近，現在還有許多地方讀此二字為一音。「之」字古從端聲，可見精聲之字，實有轉入端聲之可能。鳩字左旁尸字，式脂切，古從透聲。端透二聲可互相通轉，足證且字與尸字亦有聲音互轉之關係。可見雎鳩也就是鷓鴣或鷓鴣。過去的人所

以把隹鳩與鳩鳩分而爲二，大概是因爲隹鳩居洲，鳩鳩在桑的緣故，其實這並無妨礙其爲一種東西。我們如詳讀下述幾段，自然就會明白：

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含西山之木石，以湮於東海。」

又：「小候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白文，名曰鳩鵲。」

此處之鳩鵲，狀如鳥，可知就是前述的鳩鵲，亦即鳩鳩，精衛狀亦如鳥，生在發鳩山上，自然也是鳩鳩了。她爲鳥而又爲女人，便是詩中以鳩比女人的根源。與鳩爲同體的女娃，不是別人，就是周之女祖姜原。

郝懿行疏云：「李善註吳都賦，引此經作赤帝之少女姓姜。」

國語魯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

可見鳩就是姜女。若將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載姜原之變化的部分與此對看，則更無疑問。（原書二六六頁）郭言姜原是羲和，也就是娥皇。若其說爲是則山海經內與鳩同體的女娃，也應當是羲和與娥皇。

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

關隹內的洲，是堯時所居的水中高土，與女娃同體而「在河之洲」的鳩，可推想而知就是堯女娥皇了。

既知娥皇爲鳩，州爲堯所居住的高土，就可來談一下隹鳩是否爲水鳥的問題。有人以爲隹鳩在洲，應爲水鳥；鳩鳩在桑，乃爲林鳥。一處水，一處陸，二者不應當是一種。其實這是對於洲字未能了解的說法。洲是堯時人所居的高土，林鳥自然可以在其上，不必一定是水鳥。即退一步言，州非水鳥不能住，然關隹中的鳩，是傳統觀念中的鳩，她是女娃的化身，忽而飛到東海，忽而飛到西山，那能以後來的鳩來看牠呢！

古代的人視鳩爲女祖，於是鳩與女人的觀念混合起來。由這種觀念發生的傳說，流行在社會上，於是作詩的人乃取之作男女之比喻。不但詩經取這個傳說作詩料，楚辭也曾取過。如：

離騷「哀高丘之無女。」

這個「高丘」便是說文內堯所居的「高土。」

七諫哀命篇：「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這不就是山海經中「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的那段故事麼？

二五年，五月，九日。

可讀可聽的新聞紙

有聲新聞紙是新近的一個發明，它能自己向大眾發出響亮的語音。這種新聞紙也可以在標準印刷機上印刷，不過紙上印的是點和線組合的符號，不是普通的文字，這種組合符號就作為發生聲音的徑跡。當這種紙裝入一個特製的發音機內以後而機器發動時，大眾祇要靜聽它報告新聞的聲音，用不到再注視紙上的記載了。這種紙的背後用鉛字印刷着和正面同樣的新聞，這樣使一班喜歡閱報的人也可以用了。這位發明家是一位年輕的阿根庭工程師。他計劃發行這種新聞紙，同時並供給定戶特製的發音機。現在他正在想法引起印刷公司對於它的計劃的興趣。

文

藝

玲瓏

子常

附言：

時代的轉移，禮拜六派的唯愛文學，在人們的腦子中湮沒下去了。的確，這時節不需要的血斑的多少。然而社會是多方面的，血，不一定盡是純淨，而愛裡也不免含有生命之火。現在民族的危機是在擴大起來了，無疑的，忠勇鬪士，是屬望在後起的青年；而且希望這救亡戰線，日漸擴展開來。不幸的很，固然有的鬪士是衝上去了；堅毅地，推着這巨大的齒輪向前移動，縱然是焦頭爛額；然而尚有大量的青年，中途滑將下來。這原因，不單純，總之，是人類的厄動吧！

自己嘗驚羨近代戰爭組織的完美：兵士因傷後退了，醫生可以在人的可能範圍內，給他醫好——披上武裝，又是戰鬪的一員。醫生，是在這偉大怒潮中所亟需的，這責任每個人都擔負着。看客的使命，不僅是給走上征途的人們鼓一鼓掌。自己慚愧不能做醫生的工作，但多少也盡了點看護婦的任務，說：傷在那裡。

像個「人」字一樣，那夜鳥「哇」的一聲飛下去了。——

在這水晶似的光波上，投了一個淡淡的暗影。

這時大約是夜深了吧，一個冰球似的月亮在空中懸着

，天色青青的，幾條閒淡的雲絲，在幾對正在談着情話的

小星的面龐上，像開玩笑似的，拂來拂去。這丁字街，在

C城中要算最僻靜的了：兩旁差不多都是些空場，或為草

原，或為墳塋。但是因為這是通某大公館的必經之路，因而馬路也塗上了柏油，寬度超出尋常數倍，道旁還栽上了稀疏的巴黎垂柳。吳志敏這時一個人在這裡，踏着月光，靜靜地散步。因為宇宙間的一切，都蒙在夢幻的薄紗下，去重演他們人間的悲歡離合，所以覺得四外都是靜悄悄的。涼風徐徐地吹着，我想，除了志敏一身噁人的酒味以外，空氣也夠新鮮了吧。

「難道這就是墮落了嗎？」志敏雙手插在黃制服褲的口袋裡，頭斜垂着，佇立在馬路的中央，自言自語地說。是的，據一般人的見解，都說志敏墮落了。有的憤恨，有的惋惜。就是志敏自己也不敢回想過去，因為過去雖不是多麼光榮，但自己也曾意識到了黑暗，感到了寂寞，終於是壓不住青春的火燄，站在十字街頭狂喊了幾聲。然而，不久就被那陰森的囚車，載到另一個黑暗的角落裡去。如是一次，二次，以至三次了。志敏始終感覺着自己好像一個荒山孤客，在夜裏摸來摸去；後來雖然發現山坳間有一盞明滅的燈火，疑是人家，疑是路端，但爬得皮破血流，到上去一看，却原來是一隻待飛的螢火虫，倏忽間，又飄向他處去了。

初夏的夜氣，是有點清冷的，但志敏今晚在望月樓已經喝了好幾瓶白蘭地酒，不禁覺得心裏有點發燒，于是把那沒了紐扣的淡灰西服上衣，儘量向外開展，使那涼風像拂塵似的，隔着那脫了領扣的白襯衣，在胸間輕輕地撫摩。

志敏這時的腦子好像一團亂絲，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麼，呆呆地，向前望着，從天邊一直望到上空。他望見那隱約的天河，那河岸的兩顆閃爍的星；經驗告訴他，這就是七月七牛郎織女故事的根據。他越看越出神，他看見天河這畔站着一個青年：魁梧身材，穿着淡灰西服上衣，黃制服褲，濃眉大眼，鬚腮上襯着青灰的鬚鬚。頭髮像一堆零亂的枯草。同時那畔也立着一個曼妙的女郎：兩條柳葉似的眉，覆着一雙明亮的眼睛，那苗條的身段，配上那鵝黃的旗袍，曲線也夠迷人的哪，況且那鴨蛋似的面龐又嵌上一個櫻桃的口呢。志敏呆呆地望了一嚮，心中如有所感似的，打了一個寒戰。右手用力地抓住頭髮，瞷上眼睛，向着長空，低低地歎息：

「啊！玲瓏！這不是你說的嗎？那帶着淚滿的眼睛：『我聽你的話，我在這裏好好地待着，你要時常來看我！』但是，啊，人心變得真快啊！」

這事志敏實在找不着解釋，論歷史，玲璣與志敏固然沒有多麼長久，但志敏第一次上翠蘭班去就挑上了她。這女孩子今年才十六歲，據說是剛幹這生意，所以對人總是羞答答的。志敏就愛她這一點，她對志敏的體貼，也感到十分滿意。表面上雖是金錢交易，實質上，兩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事情也奇怪的很，不知爲什麼今晚對他冷淡起來，有好幾次志敏使她和他坐在一起，她總是默默地拒絕。甚至一握她的手，她就害怕，最令志敏奇怪的，就是每當老鴇出去的時候，她總是不敢自己陪着他在屋裏。這種驟然的改變，實在使志敏又悲憤，又難過。他想不出什麼；今晚他在這馬路上踱來踱去，也思索不出它的原因。他想：「妓女本是無情的，她們的哭笑，原是爲的金錢，她們的眼淚，不知淹沒了多少人們的資財，和寶貴的青春。每天送往迎來，如果個個待以真情，那有不疲倦的人？是的，自己未免有點太痴了。但是，一進門時，她照我背上打的那一拳，實在是愛的表現，那正是有很多要說的話，反覺得無話可說；只有在背上輕輕地打一下，來代表一切。再就是每一拉她的手，覺得她手心中的熱度很高，同時臉上罩着一層緋紅的彩霞；如果偶然一觸她的胸部、心臟

總是劇烈地跳動。這不是真愛嗎？這正是處女的羞澀啊！是的，玲璣是愛我的。但是她爲什麼變地這麼快呢？昨天晚上，還很坦然地坐在我的懷裏，我用手拂她的頭髮，或給她一個長的吻。啊，奇怪！……哦，明白了，一定是鴇母的把戲：她使玲璣起初故意地熱情地待我，等到我上了鉤以後，再慢慢冷淡下來；好使我加重掏腰包。——對，對，一定是這麼回事」。志敏想着，想着，不禁喊出聲來。「老鴇，你這金元的奴隸，愛情的障礙物哪！」一個火光，「嘎」的一聲從他面前飛向道旁墜地裏去。志敏停止了思索，注視那流螢飛到那裏。他想：人一生能像流螢一樣，常在這詩意的月夜裏！縱情翱翔；這人生的意義，也就夠了。牠本身具有着光明，牠不怕黑暗，牠沒有人間悲苦。志敏想來想去，覺得自己的人生缺陷太多了，倒不如仰臥在亂墜中間，注視着飛翔的流螢，悠悠地逝去。但他沒有這樣做。停立了片刻，又靜悄悄地向前走去。

這時，他的腦子，因爲長時的思索，混成一團，好像幾千萬萬軍馬打了交手仗。他只好鎮定着，讓牠漫無意識地去想。他想到過去：他如何流着淚對着民衆講演，如何地過獄中生活，後來在什麼地方因爲吃女招待和人打過仗

最後又想到玲瓏身上去。他認為玲瓏的改變，只是莫明其妙地奇怪。如說是老鴿的作祟，倒有幾分理由。于是他想到蘇三起解上去：他抱怨玲瓏沒有蘇三那樣的熱情，即有，也沒有蘇三那樣的膽量。他很驚佩，王三公子後來落魄住了關帝廟的時候，蘇三還偷偷地帶些銀錢去看他；在那裏二人抱頭大哭。後來縱然被老鴿賣掉，但時刻不忘王金龍，以致後來有起解的機會。他認為玲瓏要有蘇三一半的熱情，也不致聽了老鴿的話，改變了態度，縱出於不得已，也不能原諒。但是，志敏摸到自己蓬草似的頭髮，和那長的刺手的鬚髮，感覺得前途沒有王三公子那麼光明；不過他覺得現在與王三公子落魄的時候差不多，在這勝敗未卜之前，玲瓏不應當這樣冷淡他。然而，玲瓏的嬌嫩的神情，和昨天那談到傷心處時滿含淚珠的，明大的眼睛，又闖到眼前來了。

「唉！……『你要常常來看我！』」

這是昨天晚上上的事：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志敏又喝醉了酒，自己買了點玲瓏心愛的東西到翠蘭班去。恰好，正是沒人的時候，玲瓏一見志敏，就像小燕一般地投到他的懷裏。兩個人談了些別的，就談到各自的身世。——這在

他們還是第一次。志敏告訴給她：他過去的行徑，及一切遭遇，和現在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空虛。玲瓏對他說：她八歲時，就失掉了父母，以後完全是在她姨母家長大起來的，後來不知爲甚麼姨母把她賣到這人間地獄裏來。志敏問到她在這裏的日常生活，她把在姊妹間所受的白眼，老鴿的辱罵，以及飲食上的折磨，都哭訴出來，說的志敏也掉了眼淚。後來志敏安慰她道：

「玲瓏，我覺得我是世界上唯一愛你的人，同時我覺得你也是這樣的愛我。所以今後我不悲苦，——但願你也和我一樣？」

玲瓏沒說什麼。

天快十一點了，志敏要趕快回去，臨走前，撫着她的肩膀，用那低微的聲調，像哄小孩似的說：

「玲瓏，你要在這裏好好地待着！」

志敏穿好了衣服，玲瓏送他走出門去，在大門後邊的角落裏，玲瓏伏在他的懷裏，用手絹蒙着那雙淚眼，說道：

「志敏，恕我這樣稱呼你！是的，我聽你的話：我在這裏好好地待着，但你要時常來看我！」

志敏也不知道說甚麼好了，他認為人生本沒有什麼意義，一個人能瞭解一個人，或為一個人所瞭解，人生意義，就在于此。他這荒山孤客，這時好像又有一線光明在向他招手。

然而誰也料想不到這點小小的充實，仍使志敏感到幻滅的悲哀。今晚玲瓏驟然的改變，也可以說是他的最後的喪鐘了吧。

情 痴

愛得渥，唐普賽在康威銀行當一個低級的書記已經有三十年了。他做事太好了，好像是他生來就為的做那樣的事的，大家覺得無論什麼變動，要是牽涉着唐普賽一定是。不幸的。經理們懷疑的望着唐普賽讓他做他原來的事。有新的同事到這銀行裏來了，唐普賽也不表示高興。他只對於自己的辦事桌感到趣味。那是在一個昏暗的窗下，他的筆，擦筆布，尺，吸墨紙都放在上面，唐普賽是來的最早走的最晚。在他服務三十年的期間他只接受了一天的休息日；那天一整早晨同事們以此為談話的資料，到了下午當

志敏仍踱來踱去，月光由灰白，變成慘白，在那西天邊上呈着將要滑下去的樣子。天空中又飛起了飢餓了一夜的群鴉，東方已是魚肚白色了。

「你要時常來看我」，志敏冒着晨間的寒風沿着路向前走去。

一九三六，六，十一。

愛爾蘭喬治摩爾作
蝸牛譯

他又到銀行裏去，說他這一整早晨是看街上店舖裏的窗飾過去的，現在來看他們在做什麼，於是書記們都嘲笑他了。

一個無光彩的隱匿的不善言辭冷淡寡歡的小小的人在一生中僅只佔有了俯身在辦事桌上的那一點空間，他的圓錐形的頭歪在一邊好像表示他的卑鄙似的。

唐普賽好像沒有別的欲望只是讓他這樣不動的伏在桌子上直就老死也就滿足了。這樣的平凡的願望，要不是為了一點小小的奇遇本是可以實現的——一個單純的奇遇羅

進唐普秩序井然的防護週密的生活裏來了。是在夏季的某一天，當地面上的熱氣升起了充滿了敞開的窗戶，唐普疲憊的神經爲一種輕柔溫和的香氣所搖動。起初他說不出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以後他才知道是從他手中的一捆支票裏發出來的；這芬芳的紙是一張捆在中間的淡紅色的支票。三十年來他不曾見到花，所以不能辨別這香氣是否是木犀草的香，或是忍冬花的香，或是紫羅蘭的香。正在這時候，有人要這張支票：他把他遞給了一個高級的同事，於是頭腦冷靜的繼續登錄他的帳，直到銀行下班爲止。

但是那一夜當他要入睡的時候，這襲人的香氣又浮上了他的記憶。他不知道這支票是誰的，後悔不會看上面的簽字，以後數星期間，他屢次在上賬的時候停了筆想那飄來的香氣是否屬於玫瑰花或是拉芬特草或是木犀草。他確乎知道那不是玫瑰花的香，一個搖搖不定的希望開始了。已逝的夢或是永沒會做過的夢就像在海底下的東西一樣浮上來了，許多舊事他曾夢見過的或永沒有夢見過的全流動起來。從生命的深處，一個希望開始奮力活動，這是他永不會知道的，也或是他日常生活的嚴格的規律禁止了多年的；當那同樣的香氣又出現的時候——他知道這是向日葵

的香——他的心跳起來，他爲一種甜蜜的欲佔有的願望所苦惱，他從那一捆支票裏搜尋那一張支票，找着了，他把它貼在臉上。支票上的字是一種瘦弱的女性的筆蹟，簽字是「龐韓蕊達」，這姓名和筆蹟在唐普擾亂的心中造成了一種秘密的意義，他的手停止登賬，他忽然像是見到一個昏暗的影了似的形體，柔輕芳香像春天——浮雲的濕的影子。大地散放出來的東西，或是一個女人？唐普沉思起來，人注意到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氣，並且引起了書記的批評。

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在下班的時候感到歡喜。他想遠離衆人，他想靜思一下，他覺得他必須屈服於這種突然的毫無預期的進入他的生活裏來的新勢力之下。龐韓蕊達！這名字像一個半忘了的半記得的音調刺入他的心中；爲了想努力實現她的美，他停步在一個有照片展覽的舖子的窗前；但是這些有名的無名的人的照片沒一個能給他些許的幫助。他只有把他的思想從外面收回來並且探求她的支票的那種香味方能實現龐韓蕊達。每個月底有一張龐韓蕊達的支票，有好幾個月這書記很高興，生活在一種忘我的境地裏。

一個理想固定在他的心裏。他不知道韓蕊達是年輕或年老；是美麗或醜陋；是已婚或未婚；這香氣這名字就夠了，再不能與那個理想分離，那理想潛入到這可憐的獨身小書記貧乏的腦筋罅隙中去了——一個人人俱有的關於光明，愛情，溫柔的理想，但是嚴酷的環境強迫唐普賽將這理想驅逐於他的生活之外。

唐普賽在前幾年有他的母親同居，所以他沒有剩餘的錢，但是自從她死後，他的積蓄已經有一百五十鎊左右了；他一想到這宗款項就不勝畏懼，並且担心中自己的運氣，他想在他不得不退職以前能存多少呢？並且以為他這儲蓄動用一便士就好像犯了瀆神之罪一樣。但是他毫不躊躇要送韓蕊達一件禮物，她的住址他已經在銀行的賬目中查了出來，這禮物是一枝鑽石扣針價值二十鎊。他沒寫這東西是從什麼地方寄去的。好些天他有一種驚奇之感，想着她現在正帶着一件他見過的撫摸過的東西就覺得心滿意足。

他的理想現在並且永遠跟隨着他，它的權勢非常之大以至於使他忽略了銀行中的職務。因此受了心中感到驚訝的經理的譴責。他的變化是太明顯了，衆人以此作爲談話

的資料，起初是開玩笑，現在漸漸的變成嚴重的揣測了。唐普賽毫不注意，在玩笑與談論聲中他完成了自己的計劃。想寫信將自己告白給愛人的願望變成必要的了——因爲直覺較比理性更能動搖他——他寫了一封信訴說命運使他倆處在不得不分離的環境裏，那訴說的口氣與其說是求恕，勿寧說是解釋。信中充滿了恭敬，但是同時他的愛情與希望也完全顯示出來了。回信是一個溫和的通知，請他不要堅持這樣的通信，並且警告他如果不遵守，那就必須報告銀行經理了。扣針的退回並不能使唐普賽不去追求他的理想；並且時間愈久，要想使他不再寫情書或不時的送一些珠寶去愈不可能了。當信同珠寶退回給他，他隨便向傍邊一擲。他買那些引起他的幻想的光輝的寶石，寄去了戒指，手鐲，耳環，說一些他心理想到的熱情的話。

一天，他被叫到經理室裏受了一頓嚴重的責罵，最後顧念他多年勤謹的服務饒恕他了。但是經理的譴責毫無效果，他繼續寫信給韓蕊達，對於自己的秘密更不隱瞞了。扣針常遺落在辦公室裏，還有信。最後這故事傳遍了每個辦公桌。銀行不得已將他免職了；股東們很抱歉的向他們這老僕人說他此後不必在此服務了。

使他們驚奇的是唐普賽似乎毫不受革職的影響；他甚

至於似乎是更輕鬆了，含笑的離開了銀行，懷念着韓蕊達，一點不顧到將來的生計。他甚至於想不到將身邊的珠寶

賣一些好得點錢用；也不回到住所裏將他的衣服捆扎起來

。他不想想他如何能到達愛丁堡——她是住在那裏的。他思念她甚至於將到她那裏去的最簡便的方法也忘了。只是很

滿意的帶着一種快樂的神情在街上閒逛，注視那戴着星光的樹林邊的易消逝的幻影，或是看見樹林的深處有美麗的

肩膀同手足隱入蘆葦中去了。他心中充滿了快樂的熱望，

說：

「我走了很長的路呢」，唐普賽回答：「我是往北去

很遠的北邊。」

「恕我動問，你到北方爲什麼事呢？」

「我是到我的愛人那裏去，我送給她美麗的珠寶做禮

物。」

兩個粗人交換了一下眼光；我們不難想像他們怎樣勸誘唐普賽拿出他的珠寶來，說是那邊坐的一個朋友可以估它的價值。呆了一會，唐普賽付了面包和乳酪的錢去找尋那兩位騙子，但是韓蕊達的面容抹去了一切關於騙子珠寶的記憶，他漫遊了幾天，以他的夢和人家看他可憐的樣子施捨的一點麵包屑來維持他的生命。最後他甚至於忘了討麵包屑，於是自日出至日落就這樣空着肚子跟隨那向他招手的幻影。

當唐普賽最後一次躺下睡覺的時候，那正是一個溫柔安靜的夏之夜。他是很疲倦了，他已經漫遊了一天，於是投身在路旁的草地上。他躺在那裏看天上的羣星，懷念着韓蕊達，知到一切事情皆成過去，他走進了一種更神聖的感覺，韓蕊達似乎更走近他來並且顯示她自己更清楚了；常死的言詞在他的喉間的時候，他的眼最後張開了一次，他以爲好像有一顆星自天而降，將它光輝的臉放在他的肩上。

星洲的風

張 栢

在夜深，我痛哭着我的心。

後窗外，冷着灰白，是月正圓時候。——又投進了苦痛的幻境：我強睜着眼睛要風，淚和低弱的聲音流自深心。沒有風啊！我已經半閉上了眼睛。（誰也不能讓它眼上的啊。）我等待着，等待着。風來了，他的大眼裡沒有淚。他輕輕撫過我的眼，慢慢的閉上了。湧出兩滴紅色的：。印到那手上，在那有力的手上，永不退色的鮮紅啊！

又記起最後的一封信：『我要走，這裏不容我久待。

妳的信，我燒了，我永遠帶着那紙灰。不要妳的相片，我沒有地方放。日記，都交給妳。……』爲它，我能想的出來。一個嚴厲的父親，和一個冷酷的岳父，怎樣的審判着，他們不懂的，世界上單純的友情。——我知道，那時候，風的靈魂在發抖啊。我不信，這世界沒有真純。在其純面前，罪惡是會變了色的。但是，這社會和「人」的環境却蹂躪着它。

這夜半，我獨醒。又記起前生的夢。……有誰走過了

香門，走在我窗前？只隔着窗簾，有誰在外邊？……白日裡，我枯守着書桌：晚上我又睡不着。去吧！連夢都去，別再刺我心疼。……誰不知今夜異樣冷清？我要出去，不怕冷，——啊，我怕月下的身影。

我何嘗不願和別人一樣？記着風，又忘了風。我真嫉妬那些隨便記着一個人，又隨便把他忘掉的心。

沒有人明白，風不明白，我自己也不明白。對風，沒有字可以形容，沒有現成的名詞可以形容。有人能抓住我的心，爲這個，我就永遠脫不了心枷。我的靈魂，換不掉了，祈求着風，從我心裡，風自己走出去吧，就是經過多大打擊，我也情願。我自己，我可沒有那樣大的力量。但是，讓我再看見你一次吧，你就在我的桌邊。（不要管我們的環境了。）然而——風要是在我的旁邊，我沒有一句話和他說：風要是在我眼前，我不敢他碰一碰。多聖潔

的雕像啊，但是，大理石的像，沒有那樣的眼睛。

我的家，被稱做有着簡單，清靜，自然的美。然而你從沒有來過。但是在這境地裡長大的一個孩子，她的心，却充滿了你的影子。——在每一棵樹下，我都找不出你踏過的地啊。

夜未來時，和衣睡下。母親走來，輕輕的問：

「又病了？」

「不我困了。」

醒來時候，床前的小几上，放着一包藥和一杯清水。母親走了，水早涼了。我知道，母親曾經摸過我燙手的前額，又曾經叫過我幾遍幾聲。我不願這世界有人將我關懷！誰都別管我，讓我獨自活着吧。連母愛，也會叫我感到沉重的啊！

所有的母親，都愛她的孩子。所有自幼失去父親的孩子，都被她們的母親格外疼愛着。但是，母親也會讓我的心更冷硬了一分，在那以前，我以爲家還能容下我的奇特，（爲什麼我是奇特的？人家都這樣說我。）同樣年紀的人，不懂得我。在那以前，我想着母親是真正懂得我的人。誰知二十年以前，站在時代前線的人，她的女兒又和她

不一樣了。不！這怪不了母親。所有的人，都和我不一樣。可是我沒有想到，母親竟和那些人一樣：

——那是罪惡的！！

頭一次把你告訴母親，我什麼都說了。我不懂有什麼該隱瞞的。萬想不到，母親却因此愁着了。她恨有一些迫着別人離婚的人，她可憐那些被假的離婚欺騙了的人。她怕她的女兒，將要變成那樣的人。至于我，我從沒有想到過那些。我何必要看不起人家？那也許不是錯誤。不過把這聯上你——爲什麼要聯上你？我生氣我和所有的人，完全不同。我有我「奇特」的想法：「讓至高無上的夢幻破滅了，該是多苦啊，永遠，我不帶他走進現實。讓那無花的真純永生吧。……。」

有過一次，母親又憤恨的說那些人了。我不在意的說：「那有什麼呢。」爲了這句話，母親的憂慮更深了。時時的，露出話鋒暗示給我。好幾次我不得不，又像隨便的說出我的想法，可是母親的恐怖並不減少。那自然是你而起的，但是互相的，都避着說你。雖然我儘有我的想法，但是多少次總得不到諒解。（奇怪，爲什麼這次非要獲得諒解不可？）我有點駭怕，真是莫名其妙的駭怕啦！

我並看不起那樣做了的人，我也沒有想看不起那些。爲什麼要牽連上你？和那，一點不一樣，真不懂，爲什麼要有一個極平凡，極俗俚的問題，等在「友誼」的後頭？永久的友誼，難道不能存在嗎？結過婚的人，爲什麼該不許他的「友誼」活着？年青的，年老的，新的，舊的，那些眼睛只能看見一個讓人感到幻滅的問題。我是多麼孤零的想法啊！

在一天，我真不願說了。我傷了母親的心，母親傷了我的心。——那已經是前年了，你偶而離開這古城的時候。後悔就在那時候沒有寫下，（我怕我再難過一次。）現在追溯着，雖然這在我永不能忘，但是，我寫不出當時的情景了。

那是一個假日，我預備找一個朋友。剛要走，母親叫住我。（人們都說母親有種不可近的莊嚴，我頭一次看見。並且在莊嚴之外，又加上了陰森。）

『我知道了消息。』開頭就說。

我的心，只有坦白，但是我心跳了。我漠然的坐在桌邊的椅上，急急的問：

『消息！什麼消息？』

母親鐵青的嚴肅的臉，讓我一下就想起你。想到你，眼裏就含了淚。聽着母親說比過去更閃爍，更強硬的話。我急于要知道。我又問了一遍。母親那種笑法。（多讓人心冷的聲音啊。）

『難道我就不知道一點消息嗎？』

我棄在慙不住，衝口說出了：

『是不是說我和×風？』

母親一愣，她想不到我自己會說出來，只有說：

『我並不是單說他一人，我普遍的說。』

『我沒有普遍的事可說！』

我知道，假如不是單說你，也是因你而起。消息！

……我的心急激，忿怒。忽然我哭出了，不是因爲從沒有看見過的，母親的臉色。——不僅是沒有人了解我啊！

不願母親在說，我說了，和着淚幾次，母親要說，也無從插嘴。我站起了，靠着桌子，看着前頭，像是只有我自己。

（別讓我寫出那一堆話吧，我心抖。）

母親的話變軟了，態度也軟了。從不哭的母親，流着

淚說：

「我完全爲妳想，我預先告訴妳，我怕妳……。」

「我說明白了，不就完了？」

「要是妳不這樣想，不是晚了嗎？到時候，我有什麼辦法？難道真讓我和妳離開？」

我不願說什麼。

「妳能担保妳一直不變嗎？」

又逼進一步，讓我惱怒。我要說，人的思想沒有法子預定不變，幾秒鐘以後的事，誰敢保？但是，我要是說了，母親不知該怎樣想了。況且，想着你，我決定：我變不了。

「我這樣，別人變不了我。不相信我，就算了。」

「我那時候不相信妳了？」母親傷心的說。「我連妳一個隨便的朋友都不如，妳什麼都不叫我知道。」

「朋友們也不知道我。我就是一個人。」

不等母親再說，我走進我的屋裏。拿出妳最近的兩封信，放到桌上。說：

「誰都可以看，裏頭的消息是真的。」

「我不看，我從來不看別人的信。」

留在桌上，我轉身就走了。母親的話，說在我走了以

後。

坐在椅上，生氣的踢着牆。眼淚滴在衣襟上。

「都不相信我，我自己已經夠了。」我自語。

「我什麼時候不相信妳來？我現在還相信妳。」母親在外邊說。

低低的哼了一聲，我的心硬到極點。

拿起東西，穿過母親坐着的屋子，要走。母親又叫住我。母親走到她的桌傍坐下。我跟着過去。隔着桌子站着。

母親從鎖着的抽屜裏，拿出一封信。剛瞥見，我知道那是我寫給妳的。但是，怎樣跑到母親手裏？

母親交給我，沒有說一個字。

接過來，兩面的看一看。後面貼着一張紙條，寫着：

「此人他往，不詳去處，故退。」信退回來，我心一驚。但是我放心了，所謂消息，就是這個。不是傳來什麼無稽的流言。

抽出信，一疊厚厚的紙，密密的字。我還記得在那兩星期寄往路珈山的是十一頁。從頭看，一字一字的。母親看着我。

看完了，又放進信封裏。我說：

「還有什麼嗎？朋友不可以這樣寫嗎？」

「沒有什麼啊。——不過感情不要太熱烈。」

「哦。」冷冷的聲音。

「……。」

「要不要留着？——不要？——不要，我拿走了。」

夾到書裏，又說：

「我出去了。」

出去了，眼睛很難受。那朋友剛見我就問：

「怎樣了？」

我笑笑。

「……。」

母女之間是淡淡的。

幾天以後，母親和姐姐說起了：

「……。」

「她很難過。娘那樣問她，很讓她傷心。」姐姐說。

「我也知道她精神不好，從小就神經極弱。我不過說

說，我自己也難過。這幾天，見我都不理我，好像和我有仇。」

「那會？等她的難過，過去就好了。」

「她對別人那樣，她誰都不理，爲什麼……。唉，總

算我多管閑事。」

「她說一句算一句。娘可以放心了。」

「我相信她。」母親有點嗚咽。

以後，和母親，從沒有說到你一個字。

有一次，母親從外邊回來，帶進你的信。母親的臉色，讓我哭。我用力制着哭。——不說了，我也知道，母親

爲一個「奇特」的孩子傷心。

一年來，我說不上來，是怎樣活着的。

什麼在我眼裏都淡得利害。

然而在家，我比從前高興。我的高興，都是突然而來的，爲一點點小事，我高聲的笑了，我大聲的說，沒有一個人的聲音能壓過我。她們都是無愁無慮的，我的表面，也是無愁無慮的。我們聚在一起，連上母親和弟弟。我們高興，我們笑……。我相信，那高興，那笑，會讓孤寂的人想到自殺的。我們唱歌，我們也常常唱。我給你作的歌，（這歌，你沒有聽見過。母親不知道。弟弟會唱也不懂。）我們每次都高興的唱，唱完一遍又一遍。我們都喜歡

這隻歌，我作的歌，姐姐作的曲。唱的時候，我像是不記得妳，我像是唱一支別人為另一個人作的歌。

只要不是壞天，晚上，幾個院子都走遍。我們頂喜歡站在二門的石頭上，等着月亮從杏樹後頭躡出來。我們也喜歡在最後的，父親祠堂的院裏，鑽進梨樹後面密密的竹林裏，誰也看不見誰地唱歌。……但是，要是你驟然的飛來刺我一下，我就失去了奇趣的喜悅。我不管她們的興致正濃，我一句話不說的走開，茫然的，無主的。只有我自己的屋能容下我。它能容下我所有的，輕柔，淡遠，又不自覺的痛苦。

有時候，晚上，聚在母親屋裏大聲的吵鬧。我們每句互相鬧着玩的話，都是新奇的，巧妙的。……在母親面前，我們永遠是小極了的孩子。像是沒有終止的熱鬧，一直等母親趕着弟弟去睡覺。才稍靜下。最後，只剩母親坐在燈下，又在打算母親的事了。我慢慢的走進我的屋子，開了燈，坐到椅上。剛才的聲音還飄在耳邊，——『那是誰的聲音啊。』我不信那裏頭有我。累了，無力的靠着椅背。閉上眼，我的心沉入寂靜。剛過去的事和我，就像隔着大海。

我極力避免涉及到你的。（除了我的心，每天一千遍

，一萬遍，恬靜的想到你。）然而關於你的，我嫌太多了。當別人，說一些你的消息以後，我總是苦苦的想。我又用力抑制着我自己不想。我不知道，我的腦子因此就受了傷。最近，就是聽見別人說你的名子，也覺不出有一點震動。我安靜的聽了，我讓那兩個字，跟着別的字一塊兒飄過去。我僅稍靜一下，是別人看不出的發呆。接着我又做別的事，或想別的事了。但是，不久，總是覺着腦疼。我才懂，我又在強制着我的腦子了。只要有關於你的讓我聽見，我都奇怪的覺得：我半點自由沒有。現在，細細的想，有五次同樣的病，都是聽見別人說到你以後的幾天。

——發燒，熱度極高。常在夜裏醒了，無由的淚，冰涼的流過臉。我不願人看見我的眼淚，我不願人知道我哭過。咬緊牙忍着淚。仰着頭，不讓它再流，但是淚注在眼外，終於又流下，從兩邊，流進頭髮。眼淚代表不了我的心中的苦，它只能在我失去自制力的時候，為心空而流出。……發燒，全身都燙極了。想着一些雜亂的事，……有風，有風；精神被熱度弄得昏亂了，然而我僅具體的記着風。——啊，風，風，他是誰？是許多年前，在人間飄忽而過的影子嗎？在我心裏住了這些年啊，風是在我心裏長

大的啊！……我哭，很少有淚。等眼淚滴到枕上了，我一驚，我努力想：『不讓人知道我哭過。』

一病，就睡幾天。病中，我怕聽見人聲，我怕人殷勤的問。一看見有人真摯的關切我，我心就抖。用力閉上眼，心又在哭。我經不起半點親切啊！我像是生氣，用極冷硬的字回答人家的深情。我不要那個！誰都別想着我！誰都別關心我！病中脾氣更倔強，沒有人能說服我。我明知道勸我的話對，我也偏不聽。所以病在床上，沒有人在我醒着的時候，來到我床前。爲這個，我又難過：我死了，也沒有人管啊！

十天以前。手腕傷了，告訴母親給我揉。母親溫熱的手握着我的手。我受不住那溫熱，一下，我哭出聲了。母親着急的問：

『疼嗎？』

『嗯！』

眼淚又多又快的流下。伏在桌上，枕着未傷的手。母親輕輕的揉那隻手。在熱天也是涼的手指，覺着暖了。受不了！我制止不住我自己地說出：

『成了！成了！』

我覺出我的聲音有些急燥，粗暴。

『再揉幾下吧。』

『不用！』——我不敢看母親的臉。

母親走後，我又哭了。——『母親會傷心的。母親太縱容我。』，我，比那個母親的孩子，罪過都深啊。

最怕看見有一些人，那些人你認識。我恨他們，不是。但是有時候，又一股意念湧起，要跑去看看他們。那些是你眼睛看見過的人，也許你已經忘掉的人。和他們在一起，沒有多久，就恨上他們。常常不高興的走了；他們不知道我爲什麼。也許根本就看不出來。我在平靜背後，隱藏着急燥。他們很少說到你，這該謝謝他們以爲我們僅是認識。

姐姐恨你，她說過不止一次。我懂她爲什麼。你不會懂，你離我們很遠。——我答應過她，不再記着你。

幾次我努力把你忘淡。幾次，又不禁的抓住。真不敢想啊，一直到我的末日，我都不能被釋放。把一切都看淡了，爲什麼我不能忘你？

昨天，姐姐高興的找我，我正躺在床上。她說：

『起來。天真好，藍的太可愛。我們幾人出去玩玩。』

我搖搖頭。說：

「從後窗，我看的見——藍色的天。」

「好看，榆枝一點不動，也沒有風。」

「啊，沒——有——風。」

沒有風，沒有風。我看窗外，看藍色的天。

靜！在半夢幻中，飄過你模糊的面影。……要是你

病了，你睡在椰子樹下的小屋裏。沒有人走近你，照顧你

。你從沒有告訴過我，你病的消息。只一次，你說你頭

昏。說完了，你又後悔。你說不要緊，過一會就可以好的

。雖然你只是頭昏，雖然你說不久就好。我却久久不能忘

。你是活躍的，你應該是永遠不懂得病疼的人。連上頭昏

。要是你病了，病在孤身一人的異國，病在寂寞的心情

中，……把風的病都加給我吧，我有家。……你倚着熱

帶的樹，看着熱帶異樣藍的天，聽着遠遠的，熱帶的戀歌

。你想着祖國，一點細小的回憶，也會咬痛你的心，……

。把風的一切愁鬱都交給我吧，我不怕，只要風心安。……

……

一隻啄木鳥！榆樹上。跳起來，我跑到門外。大聲的

叫母親，母親不知到那個院子裏去了。弟弟在廊下問我什

麼事。我告訴他。他進來，我們一塊站在窗下看。長嘴的

鳥，一下，一下，啄啄。弟弟說好玩，我也說好玩。忽然

我想，熱帶有啄木鳥嗎？我不願弟弟正看的出神。殘忍的

說：

「去吧，我要關窗戶了。」

窗關上了，窗簾也拉過了。弟弟看着我，一聲不響的

走開。我難過。隔着牆告訴他，在院子裡也可以看的着。

屋裡暗了，像黃昏。——在一個黃昏，抬起頭，我看

見了你的臉，又看見了你的眼。從那以後，多少黃昏啊，

抬起頭，我只看見了雲天，又看見幾顆早出的星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北平。

花瓣上印字的新法

近來市上有一種蘋果，血紅的皮上顯出淡黃色的文字，如「長命富貴」、「富貴壽考」等的吉利語。讀者也許已經見過，不以爲奇了。現在法國人又有一個方法可以把文字印在花瓣上。鮮花是實際上雅靜的禮物，如果把收受者的大名印在花瓣上，這個禮物更加名貴了。印字的方法用一張鑲成字形的錫箔模板，蓋在花瓣上。然後將花曬在紫外燈的光線下，光線從鑲成字形的空隙中穿入，花瓣受着光到的地方隨即退色，顯出字形。曝露的時間自十秒至二十分不等，

無
題

甬道裡一陣女囚的歌聲

好像一串銀鈴

抖動了我的心旌

鐵窗是緊鎖着的

生鏽的門窗

春風是吹不透的

但囚人也有季候的懷念

心底泛起淺綠色的漪漣了

將低徊於春日的幻境

期望像隻出籠的野鳥

走出監獄的高牆外

飛翔於三月的艷陽天

余
修

三月於獄中

記 別

李魯人

那夜的月光明明的，

我踏着晶明的月光送你。

踏碎了枯葉，踏碎了月光。

秋風滑過行道樹，

我聽見一片殘葉輕輕墮地，

怎的？而今年青的

行道樹也學會了深沉的嘆息。

天知道幾年來

我底心像棵草，

隨着你的來去像四季——

像四季的循環

我底心黃了又綠了。

終於我一個人踉蹌地回來，

聽不見蟲兒叫，

我回來

帶一串心跳。

我知道一個想做事的人

當永遠奮發，

我必牢記你底語：

「當奮發，當奮發」！

但幾年來（不瞞你）

心是漸漸弱了，

這樣的別，

這樣地離開你

使我怕，這生命的船兒

我怕一人掌舵。

但我必牢記你底話：

「當奮發，當奮發」。

舊作。

夜

坐了飛艇：
向西趕得上太陽；
向東迎的着月亮，
看橘紅抹過的老屋破廟；
看水銀瀉過的浩瀚大洋；
仰望旋轉的渦雲，
閃眼睛的星子，
俯瞰萬點飛螢，
滅滅冥冥。

沈
和

通 訊

青 年 生 活

寫給青年朋友們之二

梁仁甫

諸位朋友：

近來接到諸位的許多作品，實在十分的感謝諸位愛護這塊園地的熱心。

讀了諸位的作品以後，馬上有了一個感覺，就是諸位的悲觀的情感太濃厚了。我願以很坦白的心懷和諸位談一談「悲觀」。

悲觀自然和樂觀是相對立的名詞，帶上悲觀眼鏡的人們，便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價值及其意義。處處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的現象和人生的歷程，都是痛苦的陰影，毫無明朗的快樂。有所謂悲觀派的哲學便乘時而起，我們雖說不能夠否認這是一種時代的反映，可是我們到了而今的這個時

代，總認為抱悲觀的態度，消極，或自殺，實在是一件最要不得的事。

諸位！時代到了而今才算是偉大的時期，至於世界上所反映給人們的不景氣的情況，以及弱小民族被吞併的悲哀的呼聲；雖說使世界形成了一團混亂矛盾的現象，可也就因為這樣，我們才更感覺時代的偉大。諸位要明瞭，時代偉大的意義是我們——時代的青年們——更加重了自己的責任。我們一方面不要像從前封建時期的無聊的文人一樣，道貌岸然似的，拿着拂塵尾去清談漫罵，把眼光僅僅放在親戚老婆的身上，整天價過渾渾噩噩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們無管怎樣，是不能因為時代的苦悶，就灰心喪氣

痛哭流涕，其至像屈原那樣，沉江自殺。

可是諸位爲什麼寫起文章來，總是那樣的悵惘而感傷呢？諸位爲什麼要以悲觀的態度，否定人生的一切的意義呢？我想，諸位是受了在校中所讀的小說的影響吧！諸位要知道，而今的時代，我們應當讀岳飛的滿江紅，我們千萬不應當讀南唐後主的「揮淚別宮娥」的亡國的哀音。我們應當讀魯迅的孤傲的有力的散文，我們不應當讀像張資平一流所寫的多角戀愛的言情小說。

現在的時代，不允許我們談風說月了；同樣也不允許我們消極，悲觀，甚或想逃避現實，慢性自殺了。我們雖

生活片段

「明天你早起不？」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那綽號魏延的和藹地問着孔明。

「哼！」孔明仍然看他底書，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只是哼了那末一聲——他之所以「哼」，也許是因爲看書有什麼心得而發出來的。實在的說，二人相距不過咫尺，絕不致於聽不到。

孔明雖然有病，但他的努力主義，却毫沒放鬆過。並

不能夠肯定的說悲觀人的理不健全，可是我們總認爲悲觀不是人生的正當態度。

我們要作個健全的國民，我們要担負起將來復興民族的責任。時代是我們的，責任無可旁貸。

諸位。來！起來！把我們的毅力集中在一個共同的目的之下，向前努力的幹吧！

話真是越說越多，但限於篇幅的關係，也祇好把我自己的意見坦白的供獻給諸位，雖說我所說的話稍嫌簡略。

敬盼諸位振作起來。

宋梅占

且他底病體近來又有些復元了。莫說最近，自開學他就照例地五點三十分醒，四十分起。星期假日也未嘗不是如此。不消說，那個星期日當然也不能例外。

「嘻！」還用問，明天咱來起個早的給您看！熄燈鈴已經搖過了，本室裏綽號督郵的半天不着地地插進了這末一嘴。

「你嗎？呸！我和你同室五學期了，莫說看見過，我

就沒夢見你早起過，何況明天是星期日呢。」魏延半嘲弄半譏諷地說。

「不信的話，請看！士隔三日之後當刮目相視。」您懂嗎？電燈已經熄了，督郵半吞半吐地在自語。

魏延也許沒聽見；雖然督郵沒有說什麼不好聽的，設若被聽見的話，魏延一定不能放過他的。實在說，督郵不是魏延的敵手。

午飯號吹了，督郵猶在酣遊夢鄉。猛然聽得「呵！」的一聲，孔明吃了一驚——孔明正在寫文章呢。督郵又接着喊起來了：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呵噫！呵噫！

身上重重的被子，大半滾在了地上。但他還沒有露出頭來，只是被子在不住地動移。接着又是這末一句：

「快哉！樂哉！」

又過了半點鐘吧！他起來了。蠟黃的臉，滿帶眼屎的眼，真令人望之生厭。而且他的頭髮在被裡滾的好像羊尾巴了，他伸出手來一摸那頭髮，就只一摸，指甲內立刻就滿裝了灰黑的汗泥。

「呵！哈！什麼時候啦？」他問正在聚精會神的孔明。

「下一點了。」

「黑天還早哩！這一肚子尿直鬧，就是願意到東藏去玩玩。那末我就把他送去了，回來再睡。」

他掩被着懷，拖拉着鞋，戲台上小丑似一歪一斜地走出屋門。

「真用功，顏回怎麼死的？小心肺病呵！」

他眼睛半開半閉的地說完了，拖拖拉拉地又上了牀，脫去衣服，倒下了。他不一定是睡，身上的被子不住的在移動呢。

「訓育主任說過，要開除那個人，那個人還不自覺呢！也許是仗恃着學校內有個乾叔叔！」魏延這樣不顧面子的在譏諷。

「你真豈有此理，你說這些不要緊，最不該說人家有個乾叔叔！這不是明明在喊着名子嘲笑人家嗎，真豈有此理！」孔明笑嘻嘻地向魏延反駁，表面彷彿是在替督郵說話，其實他才真能嘲笑人呢，使人聽了更有說不出道不出的地難受。

督郵的確沒有睡着，而且不住地在動。可是他只有聽着，一聲也不敢言語。他知道：他不是魏延的敵手；他向來是怕魏延的，魏延也真有點欺侮他。

「開除咄咄就走！莫說開除，不開除我還想退學呢。咱就是不怕開除，這個人就是……。」一霎，督郵露出頭來自言自語，指手畫腳地說。這時魏延已經出去了，真是「良機莫失」，可發泄發泄自己的牢騷吧！

他愈說愈高興，愈高興愈帶勁！並且裸出了半截胸膛，拍得兵兵價響；說着說着又唱起來：「最不該、打麻將，窩子逛蕩……。」

已是四點多鐘太陽漸漸西下了。他打了個呵欠，懶懶地起來了：「知我者稀，則我幸矣！……葫蘆提，一恁裝呆，笑罵由人……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東一句西一句的這樣扯。

「孔明丞相，你真能幹，也不讓點分數給咱！其實功課也不難，就是不會！也幹不下去。」

孔明只「哼」了一聲，連頭也沒有抬，仍就簌簌的往下寫。

然而督郵却不識神色，仍然唾沫亂噴地接着說：

「我和我哥哥商議過，不求學啦；幫着他做點生意也不錯；真是，該來回信了！」

他又朝着孔明走了幾步，扶着孔明底肩膀，雖然孔明很不喜歡。

「丞相你怎的不理我？」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怎樣不理你？」孔明一句話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你真能說！咱督郵來做個官吧，可能的話，洋錢化着汽車坐着，姨太太摟着，多好呢……真快哉……樂哉……」噲，這一場相思病將人害殺呀呀呀噠噠噠！最後借了一句小放牛唱起來。

「噠！真難演，一個題目足足費了半個鐘頭！一共十三個題，還不算代數。只剩這一天啦！我才演了十個題呢，孔明先生！」魏延一行走着一行笑着說。

「我嗎！才八個呢。」滿室裡面充滿了這種喧嘩聲。

然而督郵却哼唧唧的唱着毛毛雨，在整理他底書籍文具；包的包，放的放，撕的撕，拋的拋，一霎，亂七八糟地收拾完了。

「我是不幹學校的了，莫說這一輩子，就是再一輩子

「我是不幹的。」督郵說完了，又唱起來了：

「人之一生，為時幾何？及時行樂，豈可蹉跎！哈哈

……快哉……樂哉……勸賢弟休回

長安轉，就在沙陀過幾年，落一個清閒自在又安然。」

「督郵是想着退學。」督郵的一位同鄉，在督郵出去後，這樣對着大家說。

「他為什麼退學呢？」孔明問。

「他就是不願意幹了呢。你看，他底東西全收拾起來了，只要他哥哥的信到來，他馬上就離開這裡的，或許也許是教務處裡他底乾叔叔讓他退學；他在校裡各方面都不好，大半學校當局有意開除他，所以他乾叔叔早讓他退學，免得面上不好看。」

「真倒霉，實指望退學啦！誰知道我哥哥接到我底信，說我父親不允許，無論如何得在這裡學了業再說幹勞的，並且還正在生我的氣呢。你說怎麼辦？真他媽的凍豆腐！東西都收拾好了，差不多的也都拋了，恨不能馬上離開這文明監獄，噯！真是老天不隨人願！」

督郵喘吁吁的地跑進來，上言不接下語，結結巴巴地

這末說。

「明天就月考啦，一天考三門呢，那個人呵，那……

……」魏延兩眼直射着督郵，故意將語音拉長，令人聽了簡直刺耳。

督郵楞呆呆地站住了，簡直好像魔術家演空中懸人時，被施過催眠術的空中美人一樣，機械式地挺立着。不過他是一個臭男子，並且眼球還轉動着，雖然不像我們那樣的伶俐活潑。一霎，也許是催眠作用退失了，他突然地拉起床上的白被單，向身上一蓋，撲嗤倒下了，連頭帶臉地蒙了個風雨不露。望過去簡直是一個剛停放在靈牀上的新屍，只是胸前缺少個鹽碟子。

晚飯號吹了，他還沒有起來；自習鈴響了，他仍在酣睡着；就寢號又吹了，他還沒動一動！不消說，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是最經濟的了，總比旁人省去了脫衣、鋪床、疊被的一番麻煩。

人是富有感情的動物，更是有着勢力眼的。當你正走好運的時候，朋友也多，贊仰你的也多；否則便無人睬問，彷彿是已成了人間的廢物。這種人生滋味督郵大概飽

嘗過了。真的，同處的人們，誰不拿他做眼中菜呢！並且時時給他點帶刺激性的話吃。他如俯首靜聽，還在罷了；否則便須嘗嘗卮字手段的利害了。

前幾天就演了這末一幕：鄰號裡綽號張飛的，向着督郵挑戰了，說了些刺耳的話，並且像用氣筒往球胆裡打氣似的，打了再打，結果督郵聽不下去了，受不過了，於是嗚嗚咽咽地反駁了幾句。在別人這不莫什麼，而他呢，立刻就挨了三個耳光子。「兔子着了急，也要咬人，」他急得什麼似的回打了一下。張飛拳頭一閃落了個空，那算闖下了大禍，立刻就把督郵按在地下，直聽着接二連三的乒乓兵兵……這就是所謂卮字手段了。

張飛簡直累得不能再打了，督郵底身上也真夠受的了

，於是才停了戰。那時旁觀者不下七八個人，却沒有一個出來維持和平的，雖然中國人酷愛和平。不但如此，並且還有幾個人大呼着：「張飛鞭打督郵！快哉！樂哉！」在助興。……

那一個下午和晚上，督郵像是被人忘記了。主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孔明固然沒工夫招呼他，魏延似乎也不會注意到屋裏還有這麼一個人。然而顯然的屋裏是有點寂寞了。

二十五年五月濟南初中

傳信鴿做攝影師

德國慕尼黑(Munich)地方，發明了一種完全新式的空中照相法(aerial photography)，不用老練的照相人乘着飛機或觀測氣球而高升於空中，却用鴿子，載着照相機，使飛過需要拍照的物體的上

方。這些鴿子，並不胡亂地飛行，却有一定的路徑。它們在未被選來做「攝影師」之前，曾經受了好幾個月的訓練和選擇。訓練者把它們向各方飛行所經的時間記準，以便預知一隻鴿子在什麼時候就可飛到某個地點，而後把照相機調整，使在達到目的地時自動露光。這些照相機，裝于鴿身體的適宜部分上，不會妨礙它們的自由飛行，此種熟練的照相鴿，價值很大，每隻需要數千元的代價云。

孤 獨

王洪濤

孤立是多麼富於詩意的境界呀！我常常這樣想着。

我願脫離我現在眼前的一切，去過我孤獨的生活，因為我厭惡現在，我不願使它永遠在我的眼前飄揚。就算是利那的孤獨，也可以作為我的一點安慰。

每當夜深月明，獨自在枯瘦的寒林中間走過，樹上沒有葉子遮着月光，在地上祇見洒滿了銀屑般的碎影，沒有風，沒有響聲，世界上的靜寂讓我一個人掌握着。或者是窗外落着瀟瀟的微雨，簌簌滴滴地奏着樂曲；自己坐在屋子裡，看着所願看的書，或是寫着不願使別人看見的字，去想一想什麼。——想想自己在這時是否可以作點文章，畫幅畫。倘不想這些，也可以想想應當想些什麼，給知友的信應該怎樣寫，日記怎樣記。不然，把自己的思想都抑止住，看一看自己是否能到「萬念俱寂」的地步。然後再聚精會神地做自己的工作去。我很希望有時候過一下這樣的生活：受不着塵土的飛揚，人聲的擾亂，自己的世界

裡常是這般孤獨着、寂寞着。

因為我愛孤獨，所以我也不怕寂寞，孤獨的寂寞中也含着幽美的溫柔呢。當自己的周圍充滿着寂寞時，那種輕輕地淡淡地過着平靜的日子，不用擔心自己對於別人有了什麼過失，別人會給了我什麼困難，我將用怎樣的手段才可以應付；什麼人對於我很討厭，而我又不能不應酬他；……這些過分的憂思，都不用管了。世世上的寂寞裡只有我自己，我是世界上偉大的一切。

然而我却怕像沙漠上那樣的寂寞。沙漠上雖也是寂寞的，可是它却不會有清水止住我的口渴，不能從孤獨中給我以溫柔的安慰，它那裡所有的祇是枯寂的乾燥、飛揚的沙粒；那沙粒能迷了人們的眼睛，塞住人們的喉嚨，使人們窒息起來，不能呼吸，困頓，病，以至於死滅。孤獨的自己，永遠沒有安息；忙着，孤獨的忙着。我想起了這些，就不禁森然。我從前也好像有過這樣的生活，又似乎在將來也有這種生活期待着我。我不能避免，除非是逃開

了這個世界。

又不禁悵惘起來了而且悲哀；自己就沒有力量能使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平淡的希望一樣。自己太渺小，無力，渺小得太不可堪；可是自己的內心同時又有些矛盾：願意自己渺小、平淡，永久。不願和朝露一樣、普遍的蓋着大地，等到太陽一射出溫暖的日光，就又立時化去。我不願作暫時的偉大。

希望自己過孤獨的生活，這種希望也未免太平淡。就因為它平淡，所以我才希望它。我知道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大的希望裡早蘊藏着大的悲哀，我相信這句話。我願用我的薄弱的力量完成我平常的希望。

實際上我也很夠孤獨的了，孤獨得我幾乎像在沙漠上一樣；我周圍的一切雖在活躍着，呻吟着，但是我依舊仍

是我自己，美麗的幻夢不能給我絲毫的寧靜，我倒須用我

兢兢業業的心來掩護着我的身體：這都是時時在四週潛伏着的擾亂，猶如沙漠一樣要迷住我的眼睛。我彷徨，我沒有助手，沒有人能和我站在這一條戰線上，我懷疑別人，別人也懷疑我。這種生活不能使我自滿，我須要另尋一種孤獨的生活，我脫離開現在。我的多楞的性格，不能使我有『隨遇而安』的能力，我不能有一點安適。

假設我自己也會有一天因為受了強烈的刺激而傷心，以至於哭，並且還哭得很慟；別人若見了我這種樣子，忍不住要勸解我，問我傷心原故，我到迫不得已時，一定要說我久想說而未說的話：

「我尋找我所要的孤獨，讓我自己過孤獨的生活去。」

（山東省立聊城師範）

警告毒氣侵襲的方法

一位戴面具的報警者，坐在一輛兩輪車上。車上裝着一個揚聲器。他乘着車在倫敦街道上往來，從揚聲器發出警告，俾大眾知道毒氣將突然自空中來侵襲。這是倫敦防空方法的一個新試驗，

報警者戴防毒面具和呼吸器。面具內又裝一個微音器。微音器和揚聲器間有線連接。報警者在面具內對微音器發出毒氣降臨的警告，聲音能由揚聲器擴大而傳出，毒氣不至侵襲警告員云。

使根從幹上生出的藥膏

新近美國科學家發明一種化學藥品，能使植物的根從幹上生出，將來可得一植物繁殖的完全新法。他們不久以前發現這個效果，並且從試驗的結果知有十六種以上的藥物（大部份是複雜的有機化合物）均能使根從幹生出。含這種藥物的藥膏塗在蕃茄的幹上，約六小時的短時間內，即有許多根從塗藥的地方生出。此種小根如果種在土內，據說它的生長比普通截割的枝或種子的生長較為迅速。此種繁殖的方法更有其它利益，就是可以減低價值和遺傳，母體的健康特性。植物受此種藥膏的處理後並沒有損害，祇變成異樣的結狀，因為幹上受藥膏的地方卷曲的緣故。發生這樣影響的藥膏英文稱為

auxins。

● 投稿簡約 ●

一、本刊接收外稿。文言白話不拘，唯適合於本刊體例者。

二、來稿最多以萬字為限，特約撰稿除外。

三、譯稿須附原文，或載明原文出處。

四、來稿須用格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以便排印。

五、本社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附函聲明。

六、來稿除附有相當郵資者，恕不退還。

七、本刊稿費暫定一元至五元，或酌贈本刊。

八、來稿暫寄山東濟南初級中學顧警民收轉本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底封外	封內	正文前後
全面	六十元	五十元	三十元
半面	三十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四分之一	十五元	十二元	十元

時代青年 (第一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時代青年社

負責人 顧警民

出版者 時代青年社

印刷者 華北印刷局

總經理 北洋書社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

濟南普利門外蓮花路北
濟南院內大街路北

每月出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月二十五日出版

定價表

零售	全年	半年
册	十二册	六册
角	元	五角五分
郵費在內		

新國際主義

Clark Foreman 著
王明綸 譯

本書對於資本主義崩潰之過程，社會主義失敗之原因，計劃經濟之誕生，發展，及將來的結局，敘述頗詳。觀察深刻，理論正確，為研究國際政治及民族解放運動者一部很好的參攷書。譯文暢快流利，忠實可靠。

每冊定價四角

總代售處北平玻璃廠新生命書局

競存 月刊創刊號要目

國際經濟
政治文
化

發刊詞

時事短評(八則).....曼青等

中國金融資本之特徵.....鉅卿

國際處置東非問題與弱小民族應有之認識

識.....史唯三

國際關係中之矛盾對立與中日問題.....梁曼青

蘇聯與德意志.....鄧超譯

太平洋上日美爭霸與中國.....凌雲

孔子政治哲學的新估價.....老銳

憧憬(小說).....夢芬

出版發行者 (北平國會街五十號)
北平競存學社

定價 每期大洋八分